

鐵

橋

漫

稿

鐵橋漫稿目錄

稿一

樂府歌謠四十首

五言古詩卅八首

七言古詩廿四首

稿二

五言律詩卅一首

七言律詩廿八首

五言絕句十一首

七言絕句四十九首

補遺五言古詩一首

稿三

議三首

書十首

稿四 對問十首

攷二首

說一首

稿五 敘廿四首

稿六 敘廿三首

稿七 傳八首

墓銘一首

碑一首

稿八 書後廿六首

稿九 金石跋卅六首

稿十 金石跋卅六首

稿十一 金石跋廿七首

稿十二 金石跋四十一首

稿十三 時文十三首

右鐵橋漫稿十三卷余伯兄之廢稿諸同人所綜錄者也伯兄名可均字景文號鐵橋姓嚴氏烏程人初名萬里爲歸安學生乾隆末游學京師己宛平籍應嘉慶庚申順天鄉試舉進士不第改還本籍道光壬午除嚴州建德縣教諭乙未引疾歸今七十七歲矣生平無他嗜好飲食寢寐在破書堆中將六十載所校輯撰著積七十餘種合編爲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已刊板者十種其乾隆中舊稿有詩十四卷文十六卷伯兄自謂少作不足存其嘉慶初到今詩六十餘首文數百首亦廢棄之不

欲問世有張紫瀾者江寧才士也就新舊詩稿選存二百餘首  
邑人董鑄范漢于詩者也就張本刪汰百餘首嘉善潘質坡又  
就張本選補一首定存詩二百二十二首其文除舊稿十六卷  
外建德諸生蒐輯散片并金石跋寫存二百四十九首未經刪  
汰平湖陸飲江又選存時文十三首俱非伯兄意也諸同人懇  
懇乃合編詩文爲鐵橋漫稿十三卷附四錄堂類集之末刊板  
家塾余與校字之役竊見今之爲詩者刻意求新取則于達官  
貴人爲古文者已離合變化爲能譬如海市蜃樓空中絢爛伯  
兄詩師古不徇時好文從數萬卷故書鉤索得來譬如造塔先  
掘地縱廣數十弓堅築基址積勞而收功也晚尙應刪汰請俟  
通人戊戌秋九月族弟章福謹敘錄

鐵橋漫稿一

詩類上

四錄堂類集

易程嚴可均景文撰

獨漉篇

獨漉獨漉泥濘陷轂陷轂猶可翻車汗我春華大好畏及早秋  
相面不侯慎莫竊鉤廉吏苦貧不酌貪泉直木見伐不願曲全  
狐貉雖溫當炎不御蘭蕙雖馨當門則去白日杲杲黃沙浩浩  
晝短夜長憂多樂少勢利之交隙于一言彌天之缺戢于一棺  
彎弓射虎虎呿而怒我命在天匪虎之懼小信賊信小忠賊忠  
登高四望伊誰適從

白頭吟

鬱鬱江邊松哀哀雪際雁與君期白頭不謂中途變昔者鳳與

皇鳳意或求皇今者鳳與皇鳳皇不成雙  
溝水東西流借行各自涉琴心亦何常  
新舊不相及新人媿亦妍舊人妍亦媿  
欲得新人笑莫如舊人啼  
過時愛情割既望圓儀闕暑來常  
棄裘寒來亦棄葛魚尾何從從  
釣竿何珊珊積景下西嶺際  
曉復東還

車遙遙

荒鷄長號夜過半童僕挑燈取臥薦  
登程廿里星煥爛昏騰殘  
夢兩目眩馬蹶踈跋車轂戰  
前行後行響相喚杖桑挂鏡天下  
車遙遙遙遙望車塵但見車塵起  
不見車中人

篁篔引

河之水兮風揚波公竟渡河兮柰公何

河水濺濺漚大風偵中流失船公不復還兮望斷河干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紫天生兩馬皆四蹄那得令人不道死  
僮頑弗輕棄憐是故鄉人衣敝弗輕棄猶帶故鄉塵

折楊柳歌

下馬折楊柳上馬吹胡笳主將功未遂戰士敢思家

三洲歌

三山斷江口送郎淚沾衣征帆遙不見知度巴陵西

企喻歌

犢子被文繡那得不爲犧健兒苦寒餓那得不爲非

西曲歌



盈盈大小姑，隔卻湖口。縣生憐，百里間相望，不相見。

子夜歌

儂上紅錦機，兩絲織爲一歡來。就儂機有何不成匹。

歡愛白蓮花，盪舟向前浦。剖開蓮子心，佯儂心中苦。

歡間變歌

贈歡碧玉簫中貫，兩頭空歡心。祇方寸，不肖交付儂。

采蓮曲

江南可采蓮，女兒白雙足。打槳石城西，齊唱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盪舟蓮葉間。蓮葉綠如許，蓮花紅可憐。

歡采蓮幾枝，儂采蓮幾枝。歡儂各自采，喚儂欲底爲。

可憐雙鴛央，交頸戢其羽。可憐雙鴛央，雙雙柰何許。

蓮花出水立白白復紅紅兩般好顏色兩心同未同  
道是兩心同莫教顏色改顏色有時改與歡及時采  
采采蓮多枝息息莖中絲絲絲斷未斷相連能幾時  
蓮花結黃丁蓮子在蓮房齊唱采蓮曲延年壽千觴

江南樂

紅亭綠楊柳遮徧龍尾灣郎但不惜費一作不相棄與儂樂千年

佛粉行

惡生不如美死彊笑不如痛哭歲比不登邊果我腹行就食而  
徂東盡室家而度江江東十戶九戶空比年大水復蝗蟲今年  
大旱千里赤湖底鑿井井底圻貧家鄉女富孀宅無糜舖爾永  
朝夕躑躅荒墟遇見老嫗曰若咨上天仁愛爾民賜爾佛粉療

爾飢泥首膜拜荷大生德遵彼西山披荊除棘窟地五尺強粲  
然蓬白土翁之擷之嗟嗟苦苦朝煇粉餐風露暮坭粉宿岳幽  
木皮草根和作乾饑既認我吻又窺我喉相看顏面如鴟如鳩  
霜林夜半鬼哭啾啾居室何必高堂餽口何必稻粱願得好生  
人惠我稅與稊黃鬚縣縣欄街坐口給米升錢卅五遣之出疆  
急星火流民同是帝堯民去去江東非樂土

郭公謠

郭公來胥吏瘠百姓肥吁嗟郭公來何遲

郭公去胥吏歌百姓哭吁嗟郭公去何速

織縑謠

南荒北孰家家食肉南孰北荒家家食糠

葵扇歌

蒲葵扇搖搖復拂拂到及秋風生與爾相離別  
蒲葵扇附熱曾無意到及秋風生如何便棄置

古諺

江湖雖大不容鯤魚駿馬如龍不如安車

知命者不富大勇者不鬪

善下者人上之善得者鬼喪之

我視人之明而自視則昧雖有離婁不克顧其背  
多藝不死多錢役鬼

匹夫多藏盜睨其肴

鳳皇不觸網義士不受賞

剛易折圓易缺白易汙巧易拙

善戰者能乘其閒也善治者先防其亂也

諛言伺其色讒言投其隙良言祛其惑善醫疏其塞善政去其賊

高士不懷刺淑女不工媚寶器不充肆太平不獻瑞

感興

秋蘭生礪曲沍露舒華滋含香自珍惜榮頤亦任時一朝初爲  
佩使我枝葉離雖近君子身芬芳日以非岳阿有本性依人非  
所友

雜詩

富貴非吾樂貧賤非吾憂憂樂與俗殊耿耿在千秋斥鴳笑黃

錫杳冥何所求，貪夫務苟得志士務潛修。彼我不同道，安能相  
爲謀。

南鄰有貧女，粉黛夙無施。夫君隔天末，遠道胡不歸。空房顧形  
影，中夜獨裴回。阻飢益無儲，禦寒朽無衣。賤妾安足悲，所悲黃  
口兒辛勤事。織作聊用供，餽廉詎無吉。士誘終焉禮，自持芳蓮  
出池底。中心不受泥，昊天監知之。君歸亮有期。

豫章千尺木，乃在大江西。皇天雨露恩，挺此廟堂姿。雒陽要梁  
棟，使者尺一馳。郡縣被中旨，搜揚敢後期。百夫擁上道，道旁咸  
嘆咨。詎不戀舊土，懷材難久遺。此身既許國，剪伐所未辭。根斷  
枝作薪，一作根朽外沈胡不齊。

腐儒喜談古，古事茫昧閒。目遇猶難恃，豈況共和前。蚩尤相黃

帝見管子五行

涿鹿啟兵端羽淵既方命郊配四百年湯武同時起

中分天下難武庚成亦賢少康敗亦頑人事或翻覆子奪天無  
權萬古同此天今爾將何言

江浙田賦重東南民力殫尤重者四邑江震與程安野人納倉  
米歸來各悲歎終歲常勤動合家常飢寒如閩八省漕輕重絕

相懸王道無黨偏四邑民獨艱我云否不然昔在宋明年有官

田籍沒租額若天淵

官田籍沒田一依租額起科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

減之再三

減四則以相權承流率浮濫什一二之間官家但什一何異嚴

周前

吳江等四邑皆水田濱太湖稀逢旱潦豐年收米畝三石凶年石中年二石準古什一稅以一斗八升零入官徒

以承平久百爲費漸繁量入以爲出上下俱安便

黃河天上落如龍性難馴自從開關來爲害中國頻徙之行塞

外中外長不貧

漢武時齊人延年上書天子壯之今中外一家倘由東勝沂喀喇木倫河盤滿吳喇忒至毛明

安出喀爾喀右部放河東下我于左翼前旗之東爲四五堰不使涓滴南流則漠南數千里漸成膏腴中土永無河患豈非萬年至計而惜乎不能也

崇伯無遠略功集一身堯或誤用人舜乃誅不

仁顧非盜息壤神禹難爲神

鯀作隄禹于大任以上亦作隄記云禹能修鯀之功史遷云水載之

高地謂隄也

後世治河者猶夏道是循蘆灰能遏水下哨隨河新既

免妨漕運復不病居民

決口至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利

歲糜萬儲緡隄塞

陳陳因受害以爲利汎工問河臣

凌茗鮮冬榮木薜不宿稿嚴霜被高林松柏獨美好男兒可憐

蟲憂多樂事少役役妻孥閒營營何日了羽人海上來招我游

蓬島沐髮瀛海波振裘叕木杪回頭顧塵寰錢鏗先我天夢醒

嗒焉悲有生皆腐草卓卓桓君山新論無仙道



擬古

穆差原上蒿遠近道旁黍人云百載前此地徧朱戶閱古斯成  
今閱今斯成古策馬登崇岡蒼然望平楚寒煙鬱荒疇墟墓紛  
難數悲風野蕭條樵牧自歌舞盈虛隨大化貴賤俱黃土爲樂  
及芳時過時將安補

灼灼夫容花託生蘭澤畔與君新結稿錦衾光爛爛盛愛難久  
持何言中道變恩重枯木春寵移和璧賤願得鳳皇琴彈作相  
思散終日不成曲絃腸忽俱斷陽澤潤華滋萬象咸周徧君意  
亮終回寄言加餐飯

篋中有端綺繡作碧梧枝上棲雙鳳皇翁離侶欲飛梧葉猶未  
落所思猶未歸含情獨脈脈持此將詒誰

袞婉天孫女當機不停梭  
曉曉望牽牛七夕相經過  
一別動經歲佳期能幾何  
迢迢阻銀漢嫋嫋揚素波  
誰言天上好天上別離多

遲遲白日暮唧唧寒蛩啼  
遠道多悲風良人行不歸  
空房顧形影膏沐爲誰施  
歲華坐婉婉含淚理征衣  
金剪裁妙匹縫已素色  
絲征衣千縷絲賤妾千里思  
鬢帶減疇昔瘦損亮有差  
繁杵激清響夜久風淒其  
淒其徒緬邈歸期安可知  
繫已同心結庶近君光儀

客從京洛至遺我一絺袍  
窮途易感恩物輕詎則高  
繁霜皓已結朔風起蕭條  
故人此嘉惠被服遂由敖  
屨勉圖報稱愧乏英瓊瑤

擬雜體詩

魏太子丕公讌

青天一片月照我芙蓉池兄弟既和愷嘉客復鱗差長筵倚綠  
波紛葩媚瓊粧絃誦競雅奏華燈一何輝清光滿西園繁星落  
酒卮翩翩此良會不醉將何爲羣公惠好我吐握安敢辭展詩  
鳴心意幸甚樂昌期

陶徵君潛田居

屏處稀塵鞅作息儕農家鄰翁欣莫逆攜手言桑麻鷄犬各自  
適童穉嬉無譁裊回度墟曲炊煙互交加微雨昨夜過豆苗亦  
已花挈壺期一醉樂事良未賒

謝僕射混游覽

迅矣隙駟辰達哉樞揄諷良時益勝游胡爲久佳愒整纒越都  
門薄言舍徒衆絲柳覆幽蹊煙蘿裊翠洞踐巒天有階涉礪花  
無縫飄飄度石樓岌嶮駕虹棟寒香冷袷衣清唄警塵藂凌厲  
眺崇京氣勢鬱龍鳳曾無補袞能怒焉臺省奉聿想山中人撫  
躬用自訟

顏特進延之侍宴

燭龍曜恆極鵬翊煽炎椒西馭沙河隔東觀若木遙廣輪邈漢  
宇襟帶仰熙朝皇猷厲精治時巡蕃軫勞青陽麗嶠路黃常卓  
江臯望幸徧五州懼忤齊四郊列騎扶瑤鼓轉軸翼龍梭天儀  
山祇警神譟水若逃回瞻衛龍虎藐盼流金焦故里停璇蓋春  
方沛瓊膏荆豔哥過雲趙姬舞回楓長筵寵行殿廣座錯金貂

思由魚水洽道以精一超嶽濱效瑞應鼎羹感和調

謝臨川靈運游山

日余軼塵銜順命樂清適遠彼樊籠期振此青冥  
翻緬幽愜舊  
棕尋異理輕策境為動息周形以崇  
浹役踐嵐外九虛度谷下  
千尺仰聆松韻繁  
俛矚澗流激白岸憩遙亭石門坐與宅餘震  
半人窗積翠寒欲滴層構出丹崖修蘿複  
薛壁延暎愴忘餐游  
精歷未識水木媚清輝靈蘊頓翕開妙善  
媿元蹤冥契赴岑寂  
吏隱徵在今一往羨飛鳥

十三夜月

匡居寥塵際眷茲階前月矧當盛節臨清輝滿庭  
拋紆徐步簷  
楹幽思動超忽人靜  
芸語繁風細花影活時有玉露零兼之織

雲沒映池激若空。幾望輪猶闕。無嫌質靡盈。所貴光不竭。何因  
期結璘。冲虛卽蟾窟。

十四夜月

經秋戀明月。不夜先憑欄。光輝踰前夕。已見外東垣。衆星亦稍  
吐。絳河揚微瀾。灑氛一以澈。懸曜誰不觀。萬象衆天衢。十九已  
圓。欒持滿。詎恆居若虛。可久安素娥。迎佳節。環佩來珊珊。金鳧  
麗。瑞軫皓彩流。冰紈仰視渺。難卽含愁。孰能刪。淹客亦已久。續  
醪安得錢。無由荅金素。空吟窈窕篇。

十七夜月

幽棲愛良夜。薄斟趣亦佳。展席坐方除。好友心所諧。須臾月初  
上。清光入我懷。流輝何冉冉。忽已滿西階。衆籟各動寂。一輪淨

子措圓儀雖稍虧素彩猶無涯人生代新故誰能長不乖處滿  
易招損過時遂積差感此盈虛理使我心爲摧

送周十一北上

戒馬顧同槽馴魚戀故池有生匪木石孰無懷與思與子久相  
要徜徉震湖瀟男兒四方志如鳥辭舊枝藹藹軒蓋路才捷競  
先時鷄鳴子當發淹留但今茲子我非一身焉得不分離惟應  
分離後莫負心相知相知各努力永言措令儀

送王孝廉歸浙

晨鷄應候鳴行子各嚴裝子今既放黜我亦游沅湘親交義在  
敦何爲天一方燕山八九月朔風起悲涼清笳亦斷續萬馬鳴  
秋霜柰何客游子揮手共倉皇征車各邁邁遙遙相望後會

亮有因願言崇令芳

寄潘大翥

中夜百端集披衣步前楹  
零露華白唧唧寒螿鳴  
感此時物換重以別緒  
縈微風度虛牖熠燿時  
復明仰視天宇開銀河東  
北傾元運亦多阻迢遙間  
雙星況我素心友焉能長  
合并援琴寫幽操戚戚多  
離聲詎無蘭蕙花爲君掇  
其英中願涉難遂佇立徒  
屏營

楊周二子墓下作寄懷王山人獻

侵晨攜斗酒流眺城南隅  
碧波帶長麓寒光清有餘  
羣鴉一以噪纍纍多丘墟  
念彼地下人生前良我徒  
楊子雕龍手周生野鶴如  
飄飄兩詞客長伴孫太初  
流行隨大化一去無賢愚  
寥寥



四五子後死爾與余感此一相酌沈吟立斯須

早起懷費七黃

野人先鳥起推窗星煥爛殘月在西垣屋影印溪面花梢宿露  
滋林隙曉霞燦翻帙受清光焚香弄柔翰之子我同聲新詩需  
點竄望望南徐家桑柘蔽遙岸

宿萬峯齋翫月懷柴太源

弭駕憩山閣待月出高城閒簾延素彩照我孤客清遙林屯夕  
輝激湖漾空明迢迢銀漢瀉耿耿玉繩橫圓儀亦稍闕盛節方  
漸更美人獨不見沈吟空復情

贈劉舍人

弱冠振芳聲志已懋上壑黑頭賦遂初卽事欣所託仲春氣微

和開軒面林薄天表眾峯圍花外一泉躍離離人影疎關關鳥  
聲樂裏回池上亭客來相對酌幽抱開古今新詩或問作能持  
齊物心飛沈共灑落

答張五

遙夜忽不懌被衣起菊皇寒月隱庭柯肅肅凝微霜念我同袍  
者三載游朔方川途修且阻能不紆中腸仰盼雲中路流焱激  
金商嗷嗷羣飛雁哀鳴一何長智士觀物變達人守故常春華  
競朝秀秋蘭待晚芳明義亮不渝蹉跎庸詎傷感爾明珠贈永  
言矢報章

過金陵

峭帆下蕪湖鍾山當我前連岡百起伏奔走相後先昔人此割

據虎踞而龍蟠上流控荊益負固睨中原秦金厭不得六代以  
偏安畫疆自守易統馭四方難前明雖定鼎再世遷幽燕王氣  
隨銷歇撤局于福藩牛首詎天闕鳳臺莽秋煙時平曠一覽迹  
往悲千年惟有長干寺塔鈴語雲端

五平五仄體題旅店壁

秋原何蕭條落日照馬首黃河多悲風撼撼斷古柳前行將奚  
之躑躅大渡口飢鷹與人前駭獸逸我右遙遙望墟煙託宿但  
恐後還家猶無期道路亦已久中宵長悲吟拔劍看北斗

暫歸

久客暫歸家似枯枝作花衣冠殊楚楚面目帶風沙今日卸行  
李明日復天涯病妻下機立活火烹新茶匆匆具酒肉親友相

經過舉杯問存歿近事夢如麻坦途生荆棘單家驛豪華我幸  
長卑賤不哭亦不歌羣狙各競芋匭鼠亦飲河翁翕夸毗子好  
官爲錢多人人便其私焉能顧及他天下常無事有事當如何

溪曲納涼

齋閣苦鬱蒸晚食汗流背揮扇出園門消搖解我帶遙望樹石  
閒蹲踞已數輩我來共笑言坦率背堪愛微風溪上生爽然暑  
力退魚行錦藻動日落綵雲碎煙際帆有無野田如組績悅仰  
怡心神冥與詩思會

大佛寺

跨驢經段橋沿隄轉北岸巉巉寶粟山山腳敞僧院層階陟杳  
冥古木蔚葱蒨倚兩兩披緇徒招招凌紺殿空色閃莊嚴天儀煌

震旦輪回七世功，廓徹五尋面。若使涌全身，高于山有半。維時秋氣清，湖光搖白練。風柳老逾姿，衰荷香落瓣。回看彼岸遙，幻影目空眩。布地盡黃金，我心無繫戀。

壑舟園

名園閱化治，透迤東山岑。雲岫互回薄，重嵐首液沈。稽遲獲選勝，得朋遂招尋。逕紆入花霧，馨濃結午陰。修蘿複苔砌，嘉木鳴時禽。沄沄流泉駛，淙淙夏玉音。飛樓指縹緲，柯亭積瓊琳。解衣一盤礴，流緬思何任。高文壽金石，令望揚古今。俛仰識陳迹，躊躇拂初心。感彼蒙莊語，倚柱成清吟。

登莫釐峯循西麓而下遂憩三茅僧舍

疲薊困炎夏，曠腹忽清秋。乍愉鞢鞢脫，遂展平生游。重嶺石齒

齒雙腋風颺颺履躑始獲夷積勞中稍休蒼蚪偃蘿徑綠篠媚  
丹丘境往迹轉緬匪絕興逾邁威遲度天半飄忽墜崑幽陰林  
翳蘭若微雲滄山樓道用習靜悟勝以入險接已往遂吾有未  
來誰能謀悠哉達者達喟焉浮生浮

嚴先生釣臺

范書載嚴先生釣處有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  
中齊國卽臨淄無故迹又載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  
嚴陵瀨則唐以來所稱釣臺者近是也章懷注引顧野王輿  
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  
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  
陵釣壇文選謝靈運七里瀨詩注引甘字州記桐廬縣有七

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按志言相接記言數里知七里瀨  
在今盆柏附近後世稱謂改移從鳥石入隘行七十餘里下  
瀨江總名七里瀨矣建德壽昌界水經注有十二瀨入桐廬  
界又十六瀨七里瀨第一故注云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  
下有石室嚴子陵所居故山及瀨皆卽人姓名之山下有磐  
石周回十數丈枕潭際蓋陵所游也如注所言則志之釣  
壇是臨潭一石可坐而釣者江底漸高瀨漸平石室及磐石  
埋沒沙土下後世嚮慕高風惜釣壇無故迹遂指山半雙峯  
聳峙百仞者謂之釣臺蓋又千二百年矣釣臺東百許步爲  
嚴先生祠祠東有嚴姓四家卽先生後裔守祠者也唐文粹  
有補闕梁肅撰碑及羅隱刻石石皆不存范仲淹記亦非原

石然而瀨可平祠可遷碑可泐釣臺因山爲體與天地無終  
極矣先生蹤跡殆無常處世祖物色得之臨淄前書臨淄嚴  
安有傳或先生亦臨淄人范書以爲餘姚人耕于富春年八  
十終于家云家者蓋富春或餘姚而尉氏縣城東二十里有  
嚴光墓見河南通志卷四十九詎老復特徵而道斃乎史闕  
有聞恐未必然嘉慶中金陵培土得先生銅章其文曰莊光  
信印亡友萊陽趙曾北嵐權宜興令購得之寄贈余後八年  
余除建德校官欲不就顧念得先生名印是有宿因遂到官  
道經瀧中謁先生祠登釣臺用謝客七里瀨詩韵成五古一  
首書之祠壁若乃推求本事先生就徵會遭星變決意歸耕  
余嚮爲七絕發明之茲不復及



雙巒柱太虛曠世展幽眺江波洗俗心山石貌孤峭野雲相與  
閒漢日常懸曜潭清見鱗潛谷深無虎嘯遐哉老宗人投札語  
言妙在奴終不臣天子亦善誦揮手臨高臺長竿獨下釣任公  
儻寓言巢父堪同調

乞巧行

華月滿空河宛轉靈鳥接翔夜相見長安女兒體態柔含情怯  
倚洗妝樓銀鐙熒熒照綺縠篆香一炷望空祝細語拈針人不  
聞願妾佻花郎佻玉貧家有女巧莫當單衫百綴無完裳脈脈  
停針願乞拙游雲蔽空盡彩沒

澗屋行

火雲纍鏡壓澗屋泐石鎔金暑太酷蒼龍不吟阿香伏南村老

公昨卽世俾我愁疾已滿腹縱有美酒誰共傾白晝閉門鼯頭  
縮袒眠赤腳搖大扇俗客不來萬事足世情磬折貌爲恭賤子  
生平懶徵逐同門姚生差愛我肯示肝膽吐衷曲近亦病死荒  
江濱南望南雲淚一斛可憐出門向誰適親故紛紛電光速不  
分君等電光速又值驕陽焦殺木

白日行

白日升天吁可樂黑頭歸田復不惡勸君逢花飽看來勸君有  
酒且澆杯若言造化無顛倒盜跖壽終顏子夭若言王道不競  
絀竊鉤者誅竊國侯今人慨慕義農上生值義農亦惆悵

紅毛刀歌送費員外

錫章

之秦軍

彎彎新月四尺刀來自西極西紅毛紅毛鬼子大洋裏隔卻地

球九萬里鴻鈞熾炭兌爲金百鍊歐羅巴之陰鍊成此刀飲以  
血拔刀四顧心腸熱神物之神在殺人以殺止殺刀甚仁旄頭  
忽現機槍埽夜半有聲躍出鞘屋梁燿燿金電馳電中一條青  
蛇飛飛到中原百金直得此如得萬人敵使者辭

朝西入秦佩刀銜

命出都門鼓而進之賊皆敗舉刀一揮賊皆拜捷書飛奏天霽  
顏軍中齊唱大刀鐸

寄李秀才

理

朦朧天際月挂我谿邊松舉頭東北望不見莫釐峯平生四海  
論交道誰能背面相傾倒一日相知君獨淡一日相思令人老  
范蠡湖頭鷗鳥羣別來長隔半湖雲野人臥病誰相慰浮玉山

中空憶君

相逢行贈張孝廉

士俊

自我不見今八年解后相逢張敬軒  
春寒野曠東山麓獨客閒  
行惡衣服鬚髮蒼蒼神嶽嶽道旁  
把臂語刺促仰視高天白日  
速憶昨論交在林屋萬事翻覆數  
更僕南風飄忽動林皋魚龍  
百變狐兔驕丈人請歌靈寶謠賤子  
亦解揚雄嘲松楸野徑招  
提院講壇雨花花片片此時佳客  
紛紛來席生置酒臨高臺胥  
湖返景光照曜但見浮雲慘澹東  
方來虛無織女倚巖隈猿啼  
狄吟萬壑哀山鬼窈窕頷其頰  
今夕不醉各無歸不見昔年豪  
健者翁許而今安在哉

無錫訪張

光蘇

不值留題齋壁

君家太湖北我家太湖南數年一會面會面旬日談絳花淡巷  
舊時路聞說遠游歸期誤今我尋君不見君他年尋我知何處  
曲阿城外柎橋關九龍山高霧雪寒

古泉山館行瞿理問

中落 席上作

瞿二別來十五年楚天解后盜非天春寒積雨羊風角眼前突  
兀古泉山貧官誰道無長物侶此豪華吁可憐山高二寸互四  
寸當中挺特三封巒波岳空洞各窈曲懸厓複道相鉤聯濃青  
大綠新雨溼疑有草木生春煙細看面皆五銖篆背有好郭輪  
無邊非公式錢乃女錢鑄自蕭梁天監間篋忽陳隋唐宋元土  
花繡結山一拳膠牢不散形蜿蜒姹女欲數數大難棄擲吳門  
荒貨離瞿二購得真奇緣築館收貯胥江千繪圖索句爭流傳

求郡求丞北走燕天風吹度湘山巔  
蒼館仍勝曰古泉長沙城裏東北偏  
門前稀少車馬喧蟬翼紙窗朱漆闌  
繞闌百卉風珊珊圖書萬卷碑版千周  
列彝鼎中間山承以歐羅巴紫檀粉牆  
照耀星斑爛易几恍惚煙雲纏館中佳  
客惟古權我亦古人堪周旋青春白日  
張芳筵面山把酒恣流連離坐拂拭興  
悲歎我散今錢聚古錢癖與瞿二聊駢  
然同時同好十餘輩倪周孫趙劉張潘  
云何沈陳業不傳又弱一个翁互泉人  
生修短皆定數惟有三立天無權藏窖  
多金非俊物著書滿篋是登仙不爾鑄  
山何足言南唐硯山屬米顛錢山亦須  
主者賢無錢看山且快意且讀且耕山  
下田

邯鄲行

子役太行東茫茫弔全趙柳外波濤漳水警雲中車馬邯鄲道  
邯鄲俠客少年場疇昔豪華不可當鬪雞走馬香塵下執戟鳴  
珂玉殿秀趙王宮闕青冥裏平原第宅連雲起雕闌十百倚華  
妝上客三千躡珠履鳴鐘振瑟夜沈沈倒海移山意氣淡一笑  
還酬雙白璧甘言立取萬黃金龍蛇交戰風塵黑合從分符馳  
九國華屋談兵虎豹韜清霜放馬金銀磧已聞大將叩關中更  
起長城橫代北一朝事去等飛埃富貴雄豪不再來春風苔繡  
廉頗甲夜月樵歌主父臺食客游魂鳥獸散銳卒千羣鬼火戰  
朽札虛稱天帝觴耕夫屢拾長平箭沈吟往事總堪嗟戰地風  
沙落日斜照滄池竭臙脂水講武壇開白骨花花開花落漳河  
口邯鄲女兒勸客酒醉歌一曲邯鄲行道上行人盡回首

易水行

白衣祖道易水旁荆卿入秦刺秦王誰其副者秦舞陽督亢之圖持上殿圖窮突然匕首見環柱逐之王負劔曷不徑前搥其胸迺欲生劫齊桓公事成亦與商於同天意欲緩秦王死不刺秦王刺銅柱博浪沙椎亦如此

秦鹿行

闖高指鹿秦鹿逃關東羣盜如蝟毛泗上亭長捉生手重瞳沐猴信越狗敵國破滅功臣烹西山日落雉鳴酒盃不喋朱虛血神器早爲祿產奪雌呂老去文母來長楊苑裏萃花開秦鹿未馴漢鹿走孺子拱手新莽受

鄴都行



驅車故鄴都。空涌車邊塵。三分草莽今。安在文采風流洵可人。  
憶當漢末羣雄起。老瞞睨鼎意未已。帳前甲仗萬貔貅。釐下詞  
章七才子。妄希天命周。文王三馬同槽祚。不長廢瓦僅留銅爵  
字。墓田誰給望陵香。夫容臺榭愁行客。遺讖當塗非宿昔。生能  
漢祚卅年延。死竭魏廷五世澤。史家功臯問千秋。石趙高齊事  
不侔。惟有祇今疑冢畔。漳河清濁向東流。

蟻磯靈澤夫人祠行

平明發幫射蛟浦。半日潯陽江上風。蟻磯居然到我眼。倚江片  
石青苔。昔明珠步障。入想像。村巫社鼓。警丁冬。靈旂恍惚。宰木  
古神鴉。銜過山花濃。猗昔炎精邁。喪亂乃兄虎。據江之東。倚角  
劉宗燒赤鼻。欲仗歸妹。馴蛟龍。家國大事兩決裂。夸陵營火通。

天紅獅子裘來蜀錦碎非巾幗手能彌縫夫人具挾丈夫氣慷  
慨一死明其衷江神踏浪佩環溼英娥窈窕心相從淚落淒其  
甘露寺魂歸帳望永安宮白帝江聲五千里愁雲苦霧何終窮  
董香光畫青弁山水障子引

我家蒼弁下乃在水晶宮怪底六千餘文青夫容一夜飛向邗  
江東鞭石移山理有無逼視分明是畫圖借問畫者誰華亭董  
尚書尚書行草能入妙游戲臨摹多逼肖卽論繪事亦欲仙畫  
水真水山真山偶爾泛舟清茗間寫出青弁高巖坳此中流傳  
二百年紙墨黝古精神全挂向客舍壁壁間空翠如欲滴窮幽  
絕險處皆我舊登歷珠簾水邊一徑風風裏傳來資福鐘重山  
複嶺脈絡通就中一山勢獨雄若非碧巖定雲峯峯腰飛瀑布

忽伏而忽見其下百泉匯恐是項王走馬瀟灑樹雜石各幽致  
揮灑寫意亦神侶不信四尺幅具有千丈勢圖成繫以詩自署  
本字字紀年甲辰秋印記太史氏卽今元氣尙淋漓想見縱橫  
落墨時行子思歸歸未得較量縮地渾無策坐對此畫淚霑臆  
畫裏還山不當真蕭然挾兩陟風塵故鄉好景須珍重況是東  
西南北人

讀史記伍員傳

棠君讒死子胥亡吹簫吳市子吳王昭關未索囊中載楚國邊  
臣殊憤憤以臣讎君蘆中人爲我覆楚者我君楚國未覆吳國  
亂專諸進刃闔閭篡恨不生斷平王頭王僚與爾乃何仇闔閭  
佳兵自不祥夫差慎諫自速亡爲大夫君亦難矣賜之屬鏤怒

湖起

讀五代史

崇政使敬翔

二十餘年任軍國惟于馬上得休息知無不言言必從心腹逆  
溫作唐賊天方厭梁子弒父夾河敗軍血漂鹵納繩靴中諫何  
補身呼爾亦亂世之能臣與亂同事殉以身李振謬爲丈夫矣  
何面目入建國門

明宗李嗣源

解鞍厲鏃渾身血色不爲變立如鐵天下當與若共之總管不  
行梁不滅功高無復堪容身與賊合軍反狀聞天子倉皇絳霄  
殿假手伶官作內變斬衰大臨易冕旒同光舊將盡公侯十年

儉德正南面到頭嘔得肉數片焚香默禱聖人生宮禁沈沈阿  
誰見

郭招討崇韜

騎虎之勢不得下儉人側目免者寡思立大功以自安蜀道青  
天上不難劉皇后最心腸薄闔豎視師禍乃作鐵槌一擊鐵券  
收有子五人三斷頭當時若斥延嗣謀橫衝詎無西顧憂不爾  
莊宗廊下死魏王權作蜀天子檄召諸鎮其勤王未知當誰勝  
負耳柰何殺招討僵魏王中原竟付邈佶烈全蜀又歸孟知祥  
烏呼山鬼夜拜寒煙戍月黑鵲啼錦江樹功大由來不保身爲  
君更慟汾陽墓

姚指揮洪

守土之臣死効忠我論蜀事悲姚洪于時董璋始唱亂得其書  
則投廁中閬州城卽田橫島戍卒千人色枯槁力窮城破壯士  
擒嗣嚴色厲天日皎割而食之肉且盡鼎鑊之中香縹緲烏呼  
洪也指揮耳不惜碎身報天子高官大祿者何人祝顏四姓事  
十君

三樞密劉延朗房曷韓昭胤

羣陰共挾滯王起軍國大事問之鬼鬼言竟驗事竟成連名盡  
作樞密使當日便教無石卽若輩惑易罔不亡柰何先事趣之  
叛君臣失措徒倉皇南山巍巍列騎走三十萬錢竟誰有與亂  
終始以自戕太白神人尙在否

桑樞密維翰

桑維翰一尺面不成進士鑄鐵硯慨然自許宰相才那得不教  
石郎篡莫言石郎心膽寒石郎何恃恃契丹割十六州燕雲地  
契丹冊立兒皇帝以屈爲伸經國計孫皇帝不兒而孫罪歸宰  
相復何云白藁駝走大桑焚祖孫操戈事敗矣爲大臣當爲國  
死死亦何顏見潞王不死安能謝德光與亂其事者速亡

景留守延廣

兒皇帝冊下父皇帝表上誰敢乃事景延廣孫皇帝嗣告哀文  
不合稱兒合稱孫孫有橫磨劍十萬退可以守進可戰帝犯赫  
斯怒兒家有此個強漢烏呼神堯起義臣突厥有李衛公宿恥  
雪惜哉延廣徒乞乞一箭入鐵出帝出大年莊前波誓咽

長樂老馮道

無才無德癡老子易代元臣犬馬齒國亡城破敢不來有率百  
官勸進爾新朝大錫翊戴功汝其相予位三公三公天上好顏  
色惟有恥字苦難識石家易李郭易劉長樂無極白了頭編紀  
彙朝恩遇厚一姓興亡一杯酒

吳王楊行密

盜亦有道資羣策埽除畢師鐸孫儒皂衣蒙甲黑雲都奄有江  
淮遂王吳江淮誰說人輕弱戰勝之氣一當百清口旣斷師古  
頭淝河又奪從周魄若使乘梁新敗時與晉犄角共蹈之函朱  
三首告唐廟桓文之業未逾斯不成亦吐豪傑氣退保江淮良  
不遲奈何鼠鬪南鄰好再世徒然竊大號壚灰畫策宋齊上吳  
地竟歸徐知誥



鐵橋漫稿一

詩類上

四錄堂類集

稿一凡廿三葉世凡手ノ九千九百

鐵橋漫稿二

詩類下

四錄堂類集

烏程嚴可均景文選

對酒

對酒歌太平燕市一迂生閉戶窮經術與人不世情有聲蜚輦  
轂無刺謁公卿落落千秋志悠悠古道行

送張二之西寧

間道西寧路遙遙天盡頭祗連橫塞外淒浩夾城流憐爾長貧  
者依人作遠游得歸早自計莫遣倚門憂

送蔣立綱之耒陽

眾首不知樂臨岐每愴神遲回吳苑夕寂莫洞庭春遠道二千  
里相思十二辰泪羅江上過爲我弔靈均

送沈五之河西

憐君久都下薄宦赴涼州邊月臨關冷河源入塞流客囊孤劍  
在鄉夢萬山秋稍騁驂驅足歸來放釣舟

蔡氏山齋寄懷徐五

自泛鷗夷宅山齋日夕過新詩畱粉壁舊夢隔煙蘿大澤浪無  
際一春陰太多離心逐歸雁直北度漳河

由天津將之德州葉侍御紹權招集巡漕寓館有詩送

行口占畱別

積葉滿庭院津門秋已淡故人憐小別把酒一長吟古意足同  
調高雲流素襟登車復回首天末孰知音

未必儒冠誤誰教汗漫游天空一雁下風急九河流岐路斷鄉

信暮煙縈客愁前行安所託  
徹刺怯輕投

挂席

挂席三山外遙空水氣寒  
魚龍時隱躍風日絢波瀾  
問我將何往毛公舊石壇  
便從餐火棗遂此煉金丹

湖上

茫茫震湖水隱隱包山岑  
天末孤舟客中流鼓枻吟  
積雲吳苑夕寒日大荒陰  
不見龍威丈煙波空我心

由消夏灣渡湖之東山訪程

師洛

司李

積水與天合飛帆插翅輕  
焚風摩劍槩山霧感陰晴  
苦病愁成陣開顏酒作兵  
伊人渺何處極浦市橋橫

楓涇舟夜

三〇七  
二 詞林典故  
小小楓涇市遙遙賣酒家卸帆潮正落對岸月初斜柝急無全

夢燈昏有落花因悲耆舊少重憶邵平瓜

謝金園侍  
郎病故

### 峴山值雨

清晨登峴首片雨過城隅忽訝半山樹回看漸欲無解衣尋逸  
老把酒與樵蘇等是漂搖者相逢亦我徒

### 雪中楊三

鳳苞

潘大翥費七

璜

范四

音

枉顧

索處苦岑寂好懷誰向開滿天風雪裏忽地故人來鳴首乍煨  
熟茅柴新發醅無嫌蓬屋冷不醉莫教回

### 過祁村王氏宅

故人具斗酒遲我過山家一路聽流水前村多落花爨煙穿樹  
直蘚壁絡藤斜便合醅酌醉無須感物華

湖望

荒亭一以望無際浪花平高島沒何處遠帆侶不行秋聲在落  
葉天意作新晴坐愛垂綸者投閒空復情

尋上方寺

偶逢樵客語引我入山深一杖拄寒翠遙聞疎磬音路隨秋瀑  
轉鳥立石幢吟坐識西來意閒雲不繫心

過雨花禪院

近寺諸峯合紆途衆木深樵聲落天半流水轉花陰簾外一雙  
鶴牀頭七尺琴無因遂棲託孤負白雲心

佛峪

曲折蛇盤谷行行花徑通回廊轉天半清磬出雲中壁有隋朝

字人兼晉客風朗吟飛瀑下宛在水晶宮

早春同朱二張大集劉氏園亭時余將北行

客子病初起韶華粵嶠新  
虛窓三面水老樹半邊春  
鳥語滑清耳梅開香襲人  
我行君且未斟酒莫辭頻

舟行連江

轉帆清遠峽涇水路迢迢岸  
虎餓窺客林鵲啼徹宵荒  
陬三戶賦負藥人排猿寂寂  
楚南地詩魂未可招

含涇七百里處處雜夷歌  
近浦村煙少溪山瘴霧多  
江源來故楚天遠入諸羅  
在昔平南越誰祠路伏波

漢武平南越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下瀘

水即涇水今連州江也  
土人以馬伏波當之非

舟行贛江半月度彭蠡望見匡廬作

液液湖漢水我行多滯淫忽見廬山面遐思洞壑深斷虹收宿  
雨飛瀑界秋林擊節自高詠匡君知此心

由大姑塘泝潯陽江

水島高低舞汀花遠近開峭帆追日去驚浪蹴山回楚客天休  
問江東書未裁殷勤惟五老相對我銜杯

城陵磯舟夜憶西吳舊侶各散天末

江合暝煙流山空猿夜愁天風吹客夢飛度白蘋洲零落諸兄  
弟飢驅各遠游故園多好景孤負菊花秋

嚴先生釣臺

兩漢一高士千秋幾釣竿誰言天子貴祇作故人看裘敝是初

服臺高非舊壇碑文梁肅在久泐孰重刊

釣壇及梁肅撰碑詳  
前五古釣臺詩序中



舟行浙江

揚舫下羅刹擊節一悲歌吳越臨江斷乾坤入海多林爲夸父  
杖天厭魯陽戈剩有傷心史茫茫付大波

澤國

澤國三州戍高樓萬里情雲霄開霽色風葉戰秋聲節候殊舒  
慘天心在化成何因小蟲豸競作不平鳴

伍子胥廟

伍相千年廟猶令過客傷潮生滄海白日落大江黃覆楚嗟何  
甚強吳不救亡靈旂歸縹緲愁對越山蒼

淮陰侯釣臺

市中出胯下事項亦逋臣英雄昔未遇不異尋常人奮跡風雲

會成功殖醢身何如淮水上老作釣游民

朱四和松圖卷子

老松蔽雲壑松下橫鳴琴之子孰同調古人知此心風徐候雁  
落天摺暮江淡掩卷一回顧猶聞空外音

湯雨生參軍畫孟襄陽騎驢像爲史錫琳題

兩生吾舊雨詩思澹而沈畫亦及高格超然物外尋鹿門小大  
隱驢背短長吟欲竟重來者開元直到今

題費侍御孝昌村舍

遠山卅里抱孤村御史幽棲地望尊白怡微風時鼓楫黃花細  
雨漫開樽文章到老恒秋氣江海投閒亦  
聖恩好謝故年車馬客門前近已長苔痕

壬子上已翁氏山樓寄友人

綠陰依約半遮樓，樓外平山鏡裏浮。  
茅屋幾家連野戍，桃花三月湧春流。  
人間勳業餘詩艸，吾黨乾坤有釣舟。  
振觸故年修禊事，鷗波不見小封侯。  
去歲上巳集同人于鷗波小閣，皆賦詩雪病不起，余爲作哀鳳操，其序曰：哀鳳操爲友人楊鳳擊作也。鳳擊才而天嚴，于哀之援琴而歌曰：鳳之飛兮，翻其儀兮，番然上擊，奮不知所歸兮，盲盲冥冥，曷之棲兮，已矣而不可追兮。

憶金陵舊游有懷張光輝錫山卻寄

六朝城闕鎖寒煙，仙客良游憶往年。  
曉日紅亭京口樹，秋風黃葉秣陵船。  
舊京士女空相識，驛路雲山祇自憐。  
問訊洮湖張仲子，別來幾醉九龍泉。

大梁餞夕

梁孝臺邊落葉繁，汴州城上朔風翻。  
相看楚客兼齊客，此別南轅或北轅。  
天象七星懸斗柄，河流一帶束中原。  
誰堪搦管飛觴後，滿路哀鴻又斷猿。

都門病夜

孤燈黯黯柝聲頻，板榻奄奄臥病身。  
夢入鄭隍無覆鹿，貧來滄海有枯鱗。  
青袍十九年中淚，白髮三千里外親。  
縱使蹇人天可上，難將祿養乞鴻鈞。

豐山書院題壁

飛蓬蹤跡語優亞，歲歲年年客是家。  
但覺海天元曠蕩，不知人世有攄拏。  
一潭清水美于酒，滿院碧苔籠似紗。  
欲買老奴髯皓，輻伴余燒燭誦南華。

余于壬戌歲度嶺有羅浮之約以兵事不果游星紀再  
周閱黃才伯山志有感而作

鐵橋未登鐵橋峯鐵橋何爲來粵東仙人雲端笑拍手我輩地  
上可憐蟲萬里崎嶇涉瘴癘一編豁達開心胸會須傳語大蝴  
蝶明月揚帆度石龍

明月見左傳游羅浮者皆取道博羅而  
土人言石龍嶺有小河可逕達山麓

入都

碣石宮邊舊伯牙重來遺韻滿天涯一鞭走馬蘆溝月百轉流  
鶯

上苑花前度交游紛聚散新聲絲管入雲霞自應拂拭風塵色  
先訪城東賣酒家

出都

黃金突兀小游仙無數瑤華鞞若煙塢醒方知仍我在貧來轉  
畏受人憐月圓月闕同爲夜雲散雲市不礙天萬卷圖書一茅  
屋莫將鐘鼎換林泉

到家

水村一望午煙平桑柘陰中布穀鳴曳杖遙知慈父健下機亦  
感病妻情手栽花藥荒如許塵積圖書臺未生鷄犬繞籬遮出  
路從今莫放主人行

至竟

黑貂素布同輕煥鐘鼎山林各性存顏歌不前焉可悔淮南到  
从自言尊小魚亦有江湖樂大樹能遮雨露恩至竟浮雲成底  
事九天詖蕩又開門

秋懷八首九日通州同繼觀察作

城樓一望海雲開  
水落山高雁叫哀  
萬戶寒砧催客去  
滿天風葉寫秋來  
鄉關迢遞雙魚隔  
薄暮登臨我馬催  
徒有黃花向人笑  
年時異地且深杯

先皇授受禮成歲  
賤子初過碣石宮  
以扇奉人齊道士  
若金在礪晉司空  
龍媒伏櫪三秋後  
豚望游仙萬卷中  
同輩飛騰各年少  
別來多半亦成翁

前年于役盧龍塞  
重入驅車夜有霜  
孤竹城邊沙浩浩  
密雲山外月蒼蒼  
黃圖竝海今畿輔  
白骨開花古戰場  
見說清時無序戾  
不消將帥問馮唐

五羊城郭舊由敖  
萬里天南見二毛  
劉龔小朝雙闕在  
趙佗大

長一臺高炎洲草木皆殊狀漲海烽煙太繹駭賴得故人同著述感恩不是爲綈袍

年來王粲尙依劉主客平津氣味投小吏東南飛孔雀美人西北有高樓河聲夜撼還家夢昏色秋懸獨客愁今日燕陲凝望眼蒼煙九點隱齊州

本朝轉餉重河臣河性如龍不易馴到處謝王徒有廟豈應買讓竟無人厝薪故故難溫席納粟源源未療貧問道三江賢大府每談時務淚沾巾

羽書飛積漕船窗萬手鳴金拔橈樁後隊坐銜銀鑿落前行時緩碧油幢風搖病柳將隕岸淮挾強河漸入江供賦三吳民力絀諸君何策裕南邦



清苕東下白蘋洲十七年前舊釣游坡老愛山臺未圯憤王走  
馬澗空流喘牛自戀吳天月仙吏還同潞水舟一樣重陽好風  
景滿灘紅蓼灼人愁

過九江方太守

體

招集庾樓是夜彗星見

庾公樓子湧高城城上張筵列炬明未必客星干氣象漫勞太  
守有逢迎如屏廬阜尊前色九派湓江檻外聲閱盡蟲沙成底  
事莫教官職誤虛名

衛尊師山房小集

仙家池館菊花杯方外清齋味在回衡岳三峯當檻出湘江九  
曲繞城來思鄉信少賓鴻便疥壁詩多倚馬才汗漫相逢樂相  
樂天南山水畫屏間

睦州大水湯游擊

詒汾

馳書存問爲詩寄荅

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那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省災重  
荷尺書頻將軍禮數寬依舊昔薛輪回劫簇新賴得二三賢大  
府此間實有再生人

西湖

勝賞西湖迹未湮詩人從古得天憐通仙亭外梅千樹坡老堤  
邊酒一船白鷺于飛秋在水青山欲雨草如煙可堪舊日勾留  
地寥落騷壇七百年

越中

擢戟歸來霸氣收一編越紐問滄洲徒嘗石室三年膽豈與梧  
宮別樣秋傾國尙憐西子面游仙不返大夫舟采蓮采葛都消

歇天半稽山青未休

文信國廟

正氣歌成龍馭遙聖宮耐廟草蕭蕭臨江鼓角徒悲壯航海旌  
旂竟寂寥縞素累臣柴市血冬青義士富春潮吾宗亦抱匡山

恨張陸忠魂小大招

余先人諱羽以節度判官同陸秀夫赴海死

岳忠武王墓

西泠橋畔岳墳在颯颯南枝大樹寒二聖還朝何地置

用秦檜語如

王不殺議和難龍庭痛飲終無日驢背灰心復桂冠從此稱臣  
增歲幣汴京歌舞滿臨安

于忠肅廟

于公遺廟敞朱扉下馬焚香淚欲揮四壁雲雷金簡在萬年宗

社翠華歸餽甥卜貳紆籌策寇準臨邊有是非  
悵望鸞鶴水上走西陵松柏冷斜暉

劉小夢憶書圖冊

君家疎雨吾好友積書之癖與吾同別來江子亭邊樹終古山  
陽笛裏風人有微名都折福世閒豪舉總成空祇今說著眠琴  
館卅六年前一夢中

訪潘大不值

野水臥平橋清景滌塵慮門鎖一園春幽人渺何處

望亭送別

一作將進酒

將進望亭酒爲君起舞頻莫辭今日醉明日異鄉人

金灣

落帆金灣口遙遙問釣筵爾知湖上村誰家有美酒

沙河夜發

午夜征車發沙河月似銀故鄉千里外定有未眠人

柬友

置酒薛家園天晴花亂吐安知明日花不有今宵雨

毛公陽

澗曲泉逾響雲低路欲迷毛公飛去後留得棗花谿

虎山橋

三十年前我虎山橋補梅梅開三十度人換白頭來

王明妃

多少漢宮女明妃豔到今臨行賜顏色也是受恩淡

天子言無戲畫師筆亦神紅顏能報國萬里去和親  
顧影自矜惜長行出漢宮一坏青冢草千載獨春風

魏武帝

隻手埽羣雄卅年延漢祚如何罪捨功老被伏完誤

落拓

落拓京華百結裘破書中與古人游看君忙殺千秋外幸不車  
前擁八駿

瑯宅

小時貧窶東村宅轉徙西村又范村苦憶先人勤手植百盆花  
卉一無存

小時貧窶東村宅五十年來六徙家我卻在家仍侶客暫歸三

宿卽天涯

擬涼州詞

莽莽平沙見戍樓  
大旗風卷塞雲愁  
玉關頭白還何日  
羨殺黃河入漢流

擬征婦怨

中庭漏盡夜淒清  
簾卷秋河漢月明  
卜得郎歸收涕淚  
合黎山外又移營

擬西宮怨

繡簾斜壓倚新妝  
翠輦遙飛滿路香  
想得御筵花侶錦  
西風吹不向昭陽

李昌陽云言昭陽但有春風無秋風也寫怨字波婉

擬長信秋詞

賦成絨扇淚闌干  
簾卷空階露欲溥  
非是君王恩澤少  
西宮月色不勝寒

擬長門怨送友人譴戍

憶昔承恩雨露新  
幾回回首可憐春  
愁心寄與長門月  
照取官家輦路塵

送蕭子愚

翦燭高樓意萬重  
天涯何處復相逢  
平明便折金闕柳  
愁殺寒山寺裏鐘

送元敬

薄寒江閣對清虛  
愛爾征途畫不如  
十幅布帆輕侶鳥  
臥看山色過桐廬



震湖新亭子送別

金風浙歷到疎櫺  
客散湖亭酒半醒  
君去石城對秋色  
三山猶  
侶六朝青

寄柴源

經年爲客越江波  
把酒西風聽雁過  
今日旗亭寥落盡  
不知誰  
解唱黃河

寄張光彝

憶昨山橋花氣薰  
摻衣同灑淚紛紛  
相思又隔章江月  
愁聽疎  
鐘扣白雲

寄星嶠

蜀道青天萬里行  
棧花峽草聽猿聲  
鄉心寄與峨眉雪  
應作春

流過石城

李昌陽云勸之歸也措詞淡婉

瓜步江邊憶西吳諸子卻寄

板橋揮手柳初含  
一路開帆破蔚藍  
今夜柁樓聞玉笛  
斷腸春雨夢江南

寄范玉濤

五

渺渺平川青一痕  
故家能有幾家存  
如聞范叔清貧甚  
冷月梅花獨閉門

玉濤詩有冷月梅花之句

舟泊楊村寄懷韓芸舫房師東甌

曾經九躡通州月  
今日重來花滿天  
卻憶單車梅雨後  
刀魚風味又三年

江樓贈琵琶女

荻花衰雁滿江頭商女琵琶翡翠樓  
今夕座中齊撥觸秋風吹落小伊州

贈楚瞻上人

上人學佛居高座摧破禪和障  
百重除是談詩無別好看雲盡  
日倚孤松

鴛湖雜詩

烏榜搖煙下菰塘荻花蕭瑟水風涼  
生憐鹿野聯吟者寂莫人閒王載揚

平波彌望澹容與柳岸人家竝水居  
正是江鄉風味好竹絲籃子賣銀魚

溪南一徑黃花雨醉裏吟香興不孤  
買得檣頭船侶葉載將秋

色過鶯湖

新月高高玉笛哀  
畫眉橋外雁飛回  
行人今夜腸堪斷  
況聽吳娘水調來

甲乙叢書定不磨  
布衣名姓滿江河  
而今欲弔天隨子  
放鴨灘頭紅葉多

泊青浦訪陳大樽故宅不得

孤城兩面水花渾  
大雅斯文百一存  
滿路斜陽春草外  
不知何處弔黃門

簫洲

扁舟盡日對清虛  
行過簫洲畫不如  
江水西流月東出  
照人殘夢落嘉魚

巴陵絕句

楚山鬱鬱樹蒼蒼，磯轉城陵見岳陽。  
北折江流吞漢沔，南飛帆影極瀟湘。

夾岸微風拂楫過，洞庭寒色夜生波。  
美人遙在湘雲外，欲贈芙蓉柰晚何。

平明拔檝湖埽子，瞬息船行杳靄間。  
四萬頃波青一抹，回看帆腳曳君山。

青谿

桃葉飄零玉樹凋，滄桑半壁話漁樵。  
多情最是青谿柳，搖曳風枝送六朝。

金陵雜詩

一笑秦金厭不成幾多興廢慨吾情黃塵阜莢須臾事連臂仍  
聞唱石城

石城寥寂冶城踞徒有朝天宮殿高誰使金川門再啟鼓樓大  
道滿黃蒿

雞鳴十廟茶棚裏到眼臺城灌莽深四百年前觴詠地穹堂何  
處是葵心

先司空賜第在崇禮街有健  
文元年葵心堂分韵詩册

半載荒荒醉夢還長生苑鹿出人間桃花畫扇琵琶引也是江  
南庾子山

釣臺

天子牀中天象成羊裘脫卻又歸耕客星不是蜚熊兆渭水桐

江一樣清

張紫潤云此題絕唱先生就徵會遺星變決意歸  
耕前人都作兀冪語非事實也客星有五見皆不

祥況犯帝座觀開元

占經乾象通鑑自明

蕙苕嫌疑鬩鑠翁舊恩難恃或凶終釣徒無改狂奴態高出雲  
臺第一功

讀史記

不是夷門顧問頻邯鄲已入虎狼秦囊中脫穎成何事莫漫輕  
他十九人

鞭石蓬萊萬騎還祖龍暴氣盡驅山扶蘇爲帝蒙恬將未必諸  
侯便入關

赤手能將草昧開故鄉歌舞共登臺重瞳竟踐分羹約誰向新  
豐擁篲來

釣徒亦復奮功名博得他年走狗烹兩度漢皇馳入壁漫言韓

信最知兵

籌國何須痛哭陳賦成鵬鳥竟亡身漢文不是恩偏薄爲老其材卻誤人

讀漢書

四海窮兵老及之輪臺下詔悔何遲無端又發長生願斷送驕兒到望思

百戰生降涕泗橫河梁萬古擅詩名若非班馬成良史五尺羞稱李少卿

讀三國志

三分有二漢將軍老去依然服事殷莫怪封王加九錫奸雄無

事不周文

周文受錫命專征伐以虞芮質成之年稱王



蛟龍要戲蜀江春  
白水涪關血洗塵  
一個生降嚴太守  
到今說是斷頭人

徐昭法山水冊題詞

風雨高歌有鬼神  
自將翰墨寫天真  
支硎亦是桃源洞  
不許尙

書一問津

昭法名枋吳縣人崇禎壬午舉人隱靈巖山湯荊峴尙書撫吳屏騶從訪之避不見

伍君璽像冊

從俗從宜荷

國恩春風古道口碑存放他仕女知多少  
安穩肩輿過白門

江

舊有輜稅女子道經城門每爲搜稅者所苦  
聖祖南巡納君璽言除輜稅

董若雨漏霜蒼帚遺像是呂海山所畫

風景河山劫後灰  
小庵豐草破書堆  
祇應淨掃興亡恨  
安穩蒲

團入定來

若雨名說後爲僧名  
南潛有豐草庵詩集

湘江歸棹圖卷爲石舟題

吳天渺渺楚天長  
杜宇聲聲叫夕陽  
湘水入江江入海  
教君爭得不思鄉

補遺

雜詩

翩何大隄女  
熒熒鬱華姿  
十二嫺鍼  
荀十三妙歌辭  
明妝理絲竹  
觀者咸歎咨  
十五奉君子  
白首將同歸  
如何妾薄命  
入門與願違  
夫人不逮下  
君子亦寵移  
小心伺巾櫛  
鬢笑生嫌疑  
常恐嚴霜降  
蒲柳不自支  
寄言生女者  
但嫁田舍兒

鐵橋漫稿二

詩類下

四錄堂類集

稿二凡十七葉共五十一字又五十一字

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  
爲之證也臣竊惟劉向漢世通人謝墉錢大昕乾嘉閒善讀書  
者其敘錄與跋足祛宋儒積疑荀子自是孟子後第一人又按  
荀子非但傳禮傳樂也又傳詩傳春秋申公受詩于浮丘伯浮  
丘伯荀子弟子見劉向孫卿書錄亦見漢書楚元王傳申公傳  
是魯詩荀子所傳也韓詩外傳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餘事是  
韓嬰亦荀子私淑弟子也子夏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大毛公見  
陸德明經典敘錄是毛詩亦荀子所傳也荀子大略篤言春秋  
賢穆公善晉命是爲公羊春秋之學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  
詩于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所傳也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  
申五傳至荀子荀子傳張蒼張蒼傳賈誼是左氏春秋荀子所

傳也劉向孫卿書錄稱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今觀非相大略二篇是善爲易古籍闕亡其受授不得盡知也孔子之道在六經自尙書外皆由荀子得傳臣學淺位卑不合上議敬具草置之箴中謂荀子當從祀實萬世之公議也謹議

甲癸議

唐逸小說有身傷疑案吏不能決希有老人爲甲癸議曰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賞歸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旣舉秀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有隙丁睨甲貲黨丙而擠乙僞乙姦生子甲恥之逐乙而事間令長令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議戊議曰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其子乙年二十六殆非甲種謂之姦生子不誣也宜投諸荒外以維

風教已議曰投諸荒外荒外詎無父之國哉宜加賜惡姓不與  
良民伍庚議曰乙無辜辜在母母先死而乙以姦生聞何以爲  
人爲宐陰令自裁從母地下辛議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情確  
則法窮泥禮之禮不情執法之法破律是謂敲政宐寢其事勿  
決壬議曰乙事未發斯已發而寢其事勿決安用吏爲吏決事  
以律律無文則比律律無可比則參稽經史諸子所謂儒術飾  
吏治也古有無父而生者華胥履大迹生包羲見帝王世紀姜  
原履帝武生稷簡狄吞乙卯生契見詩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  
禹見孝經鉤命決禹母吞珠孕禹見蜀王本紀亦見尙書帝命  
驗而遁甲開山圖則云吞月精珠卽月精繫古神聖類皆靈奇  
忽荒故史記三代世表引詩傳契后稷皆無父而生詩生民正

義引韓詩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等而下之田氏夢太白臨己而生東方朔見洞冥記荀氏夢感蛟龍而生苻堅見車頻秦書列子言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天下之大何所不有丙丁鄉愚少見多怪宐返坐癸議曰戊己庚失入辛故出皆濫坐乙以姦生所譏非也乙凡民傳紀非常儼不以倫難可懸之令甲壬議亦非也竊謂乙事尋常耳可片言昭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生而壽考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月而生難育蓋不確嗣澤在母胞八月叱磬震外見會稽先賢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羌種孕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荀氏孕十二月生苻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劉聰見晉書載記慶都孕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鉤弋夫人

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見接神  
記論衡或作二十月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見嵩高  
山記太康溫磐母懷身三年然後生見異苑長人國妊六年乃  
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見括地  
圖老子託于李母胞中七十二年見瀨鄉記老子母懷之七十  
歲乃生生而白首見神仙傳載籍極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  
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乙年二十六蓋在妊二年無足爲異  
宐片言昭雪丙丁宐不論大吏曰癸議以謂妊二年允哉據以  
覆奏于是甲乙復爲父子如常

社議

睦州治建德宋初社稷二壇在城西南二里今所稱南壇者也



後移于城西北一里前明遷城合社稷爲一壇亦在城西北今所稱西壇者也嘉慶廿五年始望祀于元壇廟其年大旱道光三年大水六年始望祀于雙峯書院八年大水已而大旱歲比不登有華顛二老抗言于越圖主人曰祀典莫大于社稷禮云國主社示本也今之郡縣當古之侯國禮云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又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隅使陰明也竊見建德祀社稷不于壇而于屋神所弗歆水旱頻仍餓殍載路職此之由主人備員茲土曾不讜言于守令母乃蕙與主人逡巡而謝曰若吾子之言敢忘大惠不佞間曹也安能與參末議南壇久廢且隔一江值大風盛漲不便往來西壇舊有齋宿所歲久傾圮承祀官或遇雨露衣失儀

故就近望祀于城內廟院禮云禮從宜謂權宜也吾子據屋社  
之文太不擇言何以爲守令地他日政和年豐將百廢具舉今  
茲未能不佞安能建議二老曰主人禮官也坐視非禮而結舌  
不言是謂曠官詩云不素餐兮蒙竊濫焉主人踟躕不應久而  
曰吁談何容易舊壇廢矣擇地而新之城內乎城外乎方位規  
制宜準禮文力不能營齋房將依傍廟院擇地尤難歲比不登  
鳩工飭材需費不貲輕發者後必悔且問吾子章程若何姑言  
其略二老曰五經通義云質家左社稷文家右社稷質家夏殷  
文家周也周官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匠人營國左祖右  
社云右者在經涂之右古侯國邑或城或不城不必論城內外  
漢制與周小異郊祀志云辨奏兆后土時于長安城之未地蔡

邕獨斷云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爲南方偏  
右後世遵之或合爲一壇亦無害義周書云其遺南赤土續漢  
禮儀志云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逸書云南社惟梓天子社廣  
五丈諸侯半之云半者壇方二丈五尺周以漢之八寸爲尺漢  
以今步弓之八寸爲尺二丈五尺得今步弓一丈六尺禮云社  
主用石孝經緯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  
侯長一尺蓋說宗廟主也社主將毋同主植土中而出土者尺  
凡諸節目具有明文太公金匱祝社云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  
澤流悉行除民所苦白虎通云求福報功得陰陽和氣主入聞  
其故而覩其事矣建德南廢壇未位也今難修復略準方位假  
齋房謂可就火德廟南或寶賢書院南或建昌廟東擇地畝許

如禮爲壇需費數十金可以竣事主人曰唯唯遂往見縣令而  
建議如二老言縣令曰唯唯復往見郡太守建議如初太守曰  
唯唯議卒廢不行

代法孝直與諸葛孔明書

前將軍羽攻曹仁于禁於樊會漢水汎溢禽于禁遂進圍樊此  
天倖也聞徐晃救至矣曹公雖軍還洛陽必且自將南征非前  
將軍敵也主公今還成都去荊州遼遠前將軍軍無後繼攻樊  
未必克吳人且乘其虛敗亡無日矣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  
算無遺策知無不言宐啟主公亟率大衆趨漢中出秦川以牽  
制曹公分遣張飛趙雲各率萬人一趨上庸爲樊聲援一順流  
出峽下公安以固江陵則前將軍可進可退正羈旅臣也主公  
嘗言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得君逾于正言若不入則正繼之  
博者出孤注得梟敗不復振柰何以前將軍爲孤注

荅陳抱之書

去年四月辱賜書附金石圖四卷古印章印本一紙屬爲攷跋  
不佞適有金陵之行久未報命幸知己者之恕之罪也不佞學  
殖荒蕪曩年所見史傳不能記憶百一承問古印章十餘類不  
能盡對其僅可攷者一曰劉宣見後漢書卓茂傳襲封安眾侯  
又見晉書劉元海載記武帝時右部都尉又見唐書孝友傳河  
間人又見宋史忠義傳秦鳳路兵馬都監又見元史一百八十  
六至元時御史中丞今此印篆刻勁整當屬後漢也一曰李諡  
見唐書韓王元嘉傳元嘉五子訓諡謹讓訥又見碧落碑又舒  
王李諡初名謨見德宗順宗諸子傳一曰趙備不能識疑攷又  
疑伊明史有趙伊見劉世揚傳其餘莫可攷老友楊秋室博通  
十倍于不佞倘能徧攷幸教之以廣見聞

寄高郵夏味堂書

可均頓首澹人先生足下曠代通人近在數百里未聆塵教實恨緣慳頃訪老友沈鳧邨于朝天宮獲觀大著竭兩日之力流覽一終揆學海之尾閭傾藝林之瑰寶游精振古大慰平生蓋自爾雅方言廣雅小爾雅而外凡經史諸子字書故訓之言皆理而董之擇其尤雅者爲拾雅次爲拾廣又次爲拾遺摭羅賅備別白謹嚴洵小學之淵海不朽之偉觀也或言芸臺督部旣爲經籍纂詁足下據其成業踵事者易爲功此大不然纂詁藉手衆力建草創之勲大著卓爾體裁兼述作之美兩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闕大著箋注垂成願先覩爲快昔劉子駿與子雲書從取方言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不佞藏書未富願大著

先能插架足以自豪當用日言爲校讎之助如自敘嘉慶乙卯當作己卯卷一之一策底至也底當作底底音致至也底無至義四策祕憂也當移入釋訓篇文選洞簫賦注引倉頡篇祕憂貌云貌例附疊字類後六策諛佞也諛當作諂二十策西至以國本說文卽爾雅西至於邠國之異文敘言古體字不復出此自亂其例卷二之十二策懿懿香也楚詞離世芳懿懿而終敗兮注懿懿芳貌不作香芳亦訓香敘言詞取舊注不敢刪易亦自亂其例卷三之二十九策傳訓詁也傳當作傳本公羊傳定元年注略舉數事唯大雅裁之可均頓首

與姚秋農侍郎書

癸未水災

七月十四日可均頓首問秋農大人閣下無恙自己卯冬江陰



一別倏忽四年馳湖之忱與時俱積伏惟閣下禔昭元吉著作  
日新

恩眷逾隆身名普泰艸茅舊雨與有光榮可均別後屏跡荒邨  
去年九月選授嚴州建德縣教諭臥病支離至今年四月到任  
上天降災從四月三日雨至七月不止我湖州竟爲江浙九災  
郡之最大江灌而南海潮溢而西郡治以東數百里間平地水  
深一二尺三四尺不等浩浩滔天無注瀉處死者已矣生者巢  
居桑無了遺田不下種凶問頻仍熏憂曷極可均隻身任所擁  
書萬卷獨坐窮山謂送老矣人苦老不死而日間故鄉之枕簟  
于洪濤駭浪之中此心亦何以自處也書不盡言不知所云可  
均頓首

荅姚秋農總憲書論夏殷厯

丙戌

三月十七日可均頓首荅問秋農大人閭下無恙去夏張竹坪  
觀察南來惠寄手書具見閭下位業日崇益抱己溺己飢之至  
意兼賜遠雅堂學古錄其易學討原二十年前曾見之至春秋  
經傳閏朔表據左傳僖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爲本中間補  
置一閏前後推算二百五十五年閏朔無杜氏長厯遷就之失  
可均曩在金陵曾校刊程公悅春秋分記以貲置輟工其厯志  
用僧一行大衍厯逐年布算二十四節氣明白精當殊勝長厯  
大箸復駕而上之以三正異建而同原先造顛項厯術爲古厯  
定準通人鉅製可懸國門不佞非貢諛也古者推日蝕法疎于  
今人閭下以今人而造古厯空全推經傳三十六日蝕入蝕限

不入餽限則閏朔更無差失復有奉商者史記年表起其和而夏殷周初爲疑年今可略攷者左氏宣三年傳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左氏去商未遠而舉成數或當不誤漢律厯志夏四百三十二歲殷六百二十九歲史記殷本紀集解引譙周曰殷六百餘年皆與左傳相等而大箸夏殷厯章部合表據竹書紀年爲本參攷史記頗增減之斷定夏四百三十年殷五百八年竊所未安紀年爲後人刪改非汲冢之舊晉書束皙傳引夏年多殷今本乃殷年多夏云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用歲四百九十六年夏本紀集解殷本紀集解引與今本同是裴駟所據已非束皙所見之本至眞誥十五引殷三十九年今本殷十六年夏年似曾減短殷本紀正義引自

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今本無此又恐殷年太多要而言之紀年難信夏年難定殷年略見左傳不容違異大箸夏殷麻祇宐總揭大綱不宐畫方布格斷定夏殷某某帝王之卽位在某部某章某年而大箸乃斷定武王卽天子位歲在乙亥上推湯元年在丁未禹元年在丁酉禹無論已殷于左傳短百許年縱使丁未果確安知非百二十年前之丁未加百二十年于五百八年僅短漢志一年與左傳尙無違異然且牽一髮而全身皆動部章年皆遷改又難加殷某某王年數以實之而況丁未僅凭算法推得非經傳古說并非竹書無徵不信卽閣下亦未必自信左傳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冒陳愚管知所樂從倘撤去此卷酌存精要則春秋經

傳聞朔表與頴項麻術兩相比附聖經月日瞭如指掌豈不仗  
哉其當刊改者卷五上杜氏作長麻自謂用乾象竝古今十麻  
按乾象當爲乾度咸寧中李修夏顯造乾度麻見杜氏長麻夏  
顯亦作卜顯見晉律麻志乾象麻乃漢延熹中劉洪造見續漢  
志注補引袁山松書孫吳用之在長麻所用古今十麻中其餘  
誤字俟覆勘不佞在建德眠食如常唯是無學租歲得俸銀四  
十兩弱不穀僦屋轎班之用又奉新例無束脩冊費無棧可戀  
逝將餬口四方今乘嚴府學新選拔吳汝霖字沛二入都之便  
寓書荅侯吳寒士能畫松一技之長或堪謀食倘蒙接見則不  
佞近狀彼略知之可均頓首

荅湯雨生將軍書

戊子睦州水災

六月十四日可均頓首三月杪承惠書名流翰藻灑脫非常令閱者自嫌形穢可均抱幽憂之疾牋荅稽遲頃遇水災復承存問且感且謝史稱大水灌城不浸者三版蓋浴用晉陽事今睦州大水江船救生從女牆頂飛空放入直是陸沈詎留三版哉官舍在山棊水不到而偏僻無樓多鼠竊前任皆不居可均令老妾挈義兒輩居之而自僦民廩與老僕寄居其址亦高前後樓下水濶一二尺至五六尺不等圖書萬卷擎槍上樓幸免遭厄而城內外各街坊水濶一二三丈通郡田廬人畜穀麥墳墓漂失無算身非地方官休戚同之誰能遣此爲詩有云地接天都非馬跡人棲鳥穴是堯年又云試院支鐺神雀瓦女牆拔擢義烏船又云海外有天行日月藹中無地不蛟龍又云萬卷圖

書天護惜一身骭髀鬼癡吟皆道其實今誦手書于枕上爲詩  
報謝云敢言建德非吾土無那千峯寄一身薄宦豈堪多病後  
省災重荷尺書煩將軍禮數寬依舊普薛輪回劫簇新賴得二  
三賢大府此間實有再生人勞者歌其事亦以告哀氣塞調卑  
不足當大雅一晒附上楹榜輯淮南子漢書聊爲贈處之言暑  
氣恢台幸善珍攝可均頓首

上閩撫韓芸舫房師書

十二月五日嚴可均頓首撫部老夫子大人閣下可均久離函  
丈廿餘年來僅金陵及七里瀧片時親炙依戀之忱常縈寤寐  
恭惟老夫子福躬康健勲德昭章

恩眷逾隆身名俱泰門牆附錄與有寵光可均破書襍被寄迹

荒江髮白齒搖曾無善狀卽平生撰輯積稿再等身終歸覆釜  
辜負師恩慚惶無地十一月卅日有委員以義烏疑案解送督  
部者道出嚴州言此案嚮因縣府及省垣大吏知此子無辜欲  
爲超度萬難措詞致成

欽案且言此子今悲憤病狂將溘死道路可均竊思雍正元年  
定例政貢有判一條至乾隆十四年裁去則逢案擬斷舊時功  
令肄業及之不必以出位謀政爲嫌今此義烏事古來罕有措  
詞實難不拗固陋改判語體裁仿魏時四孤論假甲乙爲姓名  
兼仿晉書宋書通典所載博議爲甲癸議一篇言雜而麗而歸  
縮于姪二年不審有當與否伏求誨正可否轉呈督部觀之以  
資一哂可均頓首



上擬學陳碩士同年書

六月十日嚴可均頓首碩士大人執事建德災荒之後繼以疫  
屬幸執事按臨吉星照耀時疾漸稀加以場規嚴肅積弊不行  
實荷帡幪無事爲福復分清俸助寫書筆札之貲卻之不恭謝  
難言罄陳石堂先生宋末醇儒而集罕傳執事竟訪得其遺書  
廿二卷有心哉勉學詩卽從遺書錄出乎抑集外詩乎講學家  
爲詩都沿擊壤派而石堂不然彌復可愛本注漢高不帝疑衍  
不字武帝樓船將軍疑脫遣字衍武帝字彭文勤姚姬傳兩先  
生數十年前曾親色笑乾嘉間老輩竟成古人承示方輿紀要  
摘鈔及惜抱軒書錄皆曩年所未覩者前有俞理初正變李申  
耆兆洛敘文理初申耆與可均舊好申耆好學漢思不亞張皋

聞理初于書無所不覽嘗在孫淵翁德州司漕署爲古天文說廿卷文勤新五代史補注亦理初艸冊可均稍有撰述除已梓借梓外尙數十種積稿等身又半皆從蒐羅殘賸得來就中有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全文七百冊六卷三千四百九十五家凡百四冊非有大力者斷難付梓來日苦短亟宜謝病去官就省垣寫手衆多處繕錄清本明知覆盆姑聽後人可均與古爲徒不干涉公事而縣學文廟將傾分難謝責三四月間既購買磚石大小木材十之七八柰興工需費不貲倘百札致劉太守酌題縣學事則一言重于九鼎矣如不輕發札請卽以可均稟帖封寄劉太守觀之亦盡在不言中百敢布腹心唯執事裁之可均頓首

荅徐星伯同年書

星伯足下一別廿三年天涯地角何日忘諸癸酉得塞外惠書具知西疆陟歷丁丑入都奉書求年伯轉寄後知

賜環丁亥平叔制軍閱兵到睦詢知近況兼知曾到江南去冬及今夏屢見兪理初許印林今冬十月朔見提學史君竝詢知近況十一月八日學轅巡捕吳君發到惠書情淡語至我兩人文字之交憂患之交洵非泛泛同年比也可均偃蹇終身足下亦一蹶未振同病相憐既不能致

君澤民祇應與古爲徒皇皇焉上觀千載網羅放失舊聞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不爾天生我材亦何所用夫立德立功難立言亦大不易載籍極博千僅一存補闕拾遺毋俾失墜匪異人

任也願與足下其勉之嘉慶中足下在全唐文館從永樂大典寫出宋會要此天壤間絕無僅有者及今閑暇依玉海所載宋會要體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肆力每年猶可竣事而來書言苦無助我爲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議敘廢時懸望難必其人異日或蒙

恩大用無暇及此矣時哉不可失盍早圖之至來書言邇日見梁永陽王前墓誌高麗隋碑薛河東所書信行禪師碑間所未聞安得手錄其文以補鄙著金石三錄及全梁全隋文哉然而關係無多虛想亦快不如宋會要之尤要也可均四十餘年來所輯輯再等身大率皆千數百年前之古人之心血寄存者蒐拾叢殘而聯比之整齊之爲四錄堂類集千二百餘卷除已刻

借刻外欲繕寫清本留覆醬罽而去日苦多來日苦少言之索  
索氣盡二十年前校輯經佚注佚子書等數十種就中鄭注孝  
經最完善曾敘其源委今夏將刻板復爲後敘欲削繁就簡而  
未能足見心力已衰語許印林云老矣後此兩年太歲在申月  
建在辰其大限乎術家之說或驗或不驗印林以語足下乃云  
限在明年殆非也十一月望可均爲繕寫清本地引疾去官明  
年幸或惠書尙當再三往復以博軒渠承索鄙著書目附呈如  
左可均頓首時甲午歲臘月八日也

京氏易八卷

王保訓輯可均校補 敘錄傳述論證三篇列于

卷首 易章句一

易傳二

易占上三

易占

下四

易妖占易飛候五

別對災異易說五星占風角要

占六

外傳七

災異後序易集林易逆刺律術八

叢書

本三卷見

存不錄

韓詩二十一卷 可均輯 附魯詩 齊詩漢人詩說

儀禮古今文異同說一卷 可均撰

三禮圖三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輯

諡法三卷 孫星衍與可均同輯

鄭氏注孝經一卷 可均輯 已刻

郭璞爾雅圖贊一卷 可均輯

爾雅一切注音十卷 可均輯

唐石經校文十卷 可均撰 已刻

說文長編七十卷 可均撰 凡四十七冊亦名類考 天文算

類十卷 聲類二卷 術類二卷 凡四十七冊亦名類考 地里類六卷 坤木鳥獸蟲魚

引說文類二十九卷 說文引羣書類六卷 羣書 鐘鼎古籀文秦篆類十五卷

說文聲類二卷 可均撰 卽長編第四種 已刻

黃帝占三卷 可均輯

歐陽棐集古錄目十卷 可均輯

古今錢圖三十卷 可均撰

錢龍手鑑二卷 可均撰

訪碑續錄一卷 可均撰

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四卷續編四卷再續二卷三續一卷 均可

撰三續皆新  
收拓本未編定

鐵橋金石跋四卷 可均撰 已上子類四  
十一種二百三十一卷

已刻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 可均輯 凡一  
百四冊 全上

古三代文十六卷 全秦文一卷 全漢文六十三卷 全

後漢文一百六卷 全三國文七十五卷 全晉文一百六

十七卷 全宋文六十四卷 全齊文二十六卷 全梁文

七十四卷 全陳文十八卷 全後魏文六十卷 全北齊

文十卷 全後周文二十四卷 全隋文三十卷 先唐文一卷 韻編全文姓氏五卷

司馬長卿集二卷 可均校編

揚子雲集四卷 可均校編

蔡中郎集十四卷錄一卷 可均校編

陳思王集十卷 可均校編

海珊外集八卷 可均編

鸞坡先生集三卷 可均恭校

孫淵如外集五卷 可均編

鐵橋詩稿十四卷文稿十六卷 可均譔 少作不足存

鐵橋漫稿八卷 可均譔 已上集類十種八

百三十一卷時文不入錄

已刻

右四錄堂類集總目七十三種千二百五十一卷



荅庾仲卿書

可均頓首荅問仲卿無恙辱賜書將之以金幣惠滋多也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仲卿曾不爲僕地邪謹辭謝書中過相推許且惜僕偃蹇終身竊所未安僕于天文地里名物象數聖賢道法古今治亂興衰雖略究心顧第望見樊籬未窮奧突學然後知不足而盛承獎借祇益慙惶然頰仰平生又私竊自幸假令弱冠後早登巍科入翰苑躋卿貳度未必有勳業照人不過朝華暮落耳幸長卑賤敝衣蔬食擁萬卷書居人品官著述再等身虛名溢海內優游太平之世七十七年以視往古通人摯虞劉炫餓殍填溝壑者福命過之因思董仲舒司馬遷有士不遇賦未免褊心僕誠不遇差堪自慰且告慰仲卿也承示芸窗

日札一編通貫羣經折衷雅訓匪由穿鑿得來甚善至疑問若  
干條僕未能具對略獻其愚繫辭下微顯闡幽開而卽開天也  
而古天字雜卦謙輕而豫怠也虞翻作怡也偏旁移動而義異  
原非兩字秦之罍刻石怠旗疑尤治罍協韵祭統惺拜稽首曰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曰者畝之誤以者呂之誤呂者乃之誤以  
尙書及鐘鼎詞例校之當是惺拜稽首敢對揚乃辟之勤大命  
孟母仇姓仇者爪之誤爪從反爪讀若掌軍營文案有卡子卡  
者多之誤害從多聲卡子謂要害處設駐防警說可能有當唯  
大雅裁之可均頓首

穆之几廿葉卷九子△△子二卷

鐵橋漫稿三

文類一

四錄堂類集

鐵橋漫稿四

文類二

四錄堂類集

烏程嚴可均景文譌

對丁氏問

丁氏問曰萬季野通人也著述甚多鄞人得寫本遺書有羣書疑辨十二卷余借觀之開卷爲易說云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以道陰陽此莊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溶有感焉對曰羣書疑辨鄞人續編耳易說非季野作也季野讀禮通考有徐刻本五禮通考有秦刻本明史稿有王刻本歷代史表廟制考昆侖河源考儒林宗派入

四庫書別有聲韻源流考石鼓文考紀元會考宋季忠義錄南宋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及文集未見專行本不知何人掇拾

爲羣書疑辨以易說冠於卷端經義乖違與季野文不類按乾  
坤易之門戶而彖象文言以陰陽爲說泰否亦言陰陽繫詞言  
陰陽者八九見說卦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分陰分陽豈莊周之言乎而云易非道陰陽之書倍孔子矣杜  
解春秋傳後序稱汲冢古書有周易上下篇別有陰陽說而無  
彖象文言繫詞是十翼未行之時周人說易亦主陰陽自漢至  
唐孟焦京馬鄭荀虞蜀才干寶李鼎祚之徒皆從十翼以陰陽  
爲說我信孔子信季野知易說非季野作也

又問曰毛詩有大序小序范書衛宏傳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  
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是毛詩序衛宏作也而詩  
宋甘樞文引有衛氏傳豈傳卽序乎抑作序復作傳乎對曰以

范書與釋文合訂之蓋毛詩序即在衛氏傳中衛氏傳梁七錄隋志及釋文敘錄無之芟莠一條殆從他書采獲范在劉宋時猶及見衛氏傳與其敘故云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也然

而宏作毛詩序別爲之序目非卽大序小序猶之孟喜序卦

宋新仲引一行易纂孟喜敘卦云陰陽養萬物

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鄭氏序易

見世說文學篇注非卽十翼之序卦馬融書序

見書泰誓正義

非卽百篇序也劉宋後衛

氏傳亡而序亦亡說詩者誤會范意始指大序小序爲衛宏作

必非其實然且毛詩本無序其釋篇名者皆故訓傳之各篇發

端語鄭箋六亡詩稱毛義不稱毛序是其明證後人見易有序

卦尚書逸周書有書序周禮有序官因指故訓傳之釋篇名者

謂之序復因論語有商也可與言詩託子夏以取重尋又分爲

大序小序尋又廢序言詩尋又彙大序小序爲一篇繫三百篇  
後衆說紛緝人私己是實則毛詩僅有故訓傳無序衛宏嘗作  
序范稱善得風雅之旨者隻字無存亦可惜也

又問曰范書儒林傳序光武立十四博士詩齊魯韓毛是東漢  
初毛詩得立而儒林傳卷下云未得立何也對曰序衍毛字十  
四者易四書三詩三春秋二禮二徐防傳注引漢官儀十四博  
士詩但有申公轅固韓嬰可互證也毛詩終兩漢未得立唯釋  
文敘錄有平帝世毛詩始立一語按王莽傳莽爲宰衡益博士  
員經各五人徵通毛詩者詣公車蓋釋文所據也平帝紀僅稱  
校學置經師一人序庠置孝經師一人藝文志云毛詩未得立  
又問曰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傳記言彭祖八百歲信

平對曰此道家寓言也淮南子說林訓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  
天矣高誘注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葛洪神仙傳彭祖諱  
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  
流沙之西非壽終也按此皆荒誕聖經無神仙之說論語竊比  
於我老彭包咸注老彭殷賢大夫釋文引鄭注老老聃彭彭祖  
皇侃疏老彭彭祖也年入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  
皇習見神仙家言故以八百歲釋老非經意也鄭語史伯曰祝  
融後人姓大彭豕韋爲商伯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商滅之韋昭  
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箴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又解彭  
祖大彭也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一曰昆吾三曰彭祖集解  
引虞翻曰名箴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索隱引世本三曰

錢鏐是爲彭祖周書嘗麥解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  
書紀年帝啟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合而  
斷之知彭祖國名卽大彭夏商爲方伯古五霸之一唐虞封國  
傳數十世人百歲而滅于商此其實事也彭祖人百歲猶言夏  
四百歲商六百歲周八百歲也論語之考彭未知何人卽如鄭  
說或是彭祖國之支族人仕商因以國名名之方士惑人乃謂  
彭祖以房中術壽人百歲此荒誕之尤者也

又問曰後漢文苑傳劉珍撰釋名三十篇今所見釋名人卷二  
十人篇題漢北海劉熙成國撰舊本或題徵士或題安南太守  
隋唐志但題劉熙撰不書官位請問劉熙何許人其書卽劉珍  
撰乎抑各自一書乎對曰劉珍書隋唐志不載蓋久亡或珍所



始而熙踵成之不可攷也世說言語篇注引伏滔論青楚人物稱劉成國爲青士有才德者北海屬青州郡則今本云北海云成國是也其云徵士不可攷其云安南太守者隋志大戴禮梁有誼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撰則舊本有據然不確唐調露元年始改交州總管府爲安南都護府前此交趾無安南之稱近人或云當作南安按南安本漢天水東漢改爲漢陽續漢郡國志漢陽郡注補引秦州記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爲廣魏晉爲略陽其地屬涼州郡而劉熙久居交州陳壽載有三條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計熙在交州值獻帝初年或者靈帝未嘗爲南安太守後

改官交州先士燮爲太守去官寓居皆不可考而其曾官大守  
則隋志可據也後漢光武十五王傳別有劉熙建安十一年嗣  
琅邪王姓名偶同與撰釋名者無涉後數十年又有劉熙魏志  
劉馥傳馥孫熙嘉平六年嗣建成鄉侯尤與釋名無涉

對孫氏問

孫氏問曰鄙者余讀說文知許氏所引周禮謂周時典禮非謂  
周官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君讀說文僅據開卷四條以槩  
全書耳祔冢下周禮有郊宗石室禘祫下周禮曰五歲一禘祫  
冢下周禮曰三歲一祫皆禮緯文周字校者妄加禘冢下周禮  
曰禘於所征之地王制文許氏時王制別行然亦禮類劉向別  
錄王制屬制度說文例稱禮周字亦校者妄加此四條無足據

也從禮篆下周禮曰禮之祝號至尊篆下周禮六尊引天地春  
夏秋五官及考工記凡八十九條皆稱周禮何得云非謂周官  
乎其棚篆下周官謂之窆獨爲變例旣篆下周家搏埴之工也  
尤爲變例其引周禮而轉寫脫周字者璋篆下禮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其引周禮而轉寫誤作禮記者盞篆下禮記有盞醢其  
引禮而轉寫誤爲周禮者秬篆下周禮曰四秉曰筥四百秉爲  
一秬其引周書而轉寫誤爲周禮者戮篆下周禮侍臣執戮立  
于東垂其非周禮而轉寫誤爲周禮者醜篆下周洛謂之醜作  
周禮謂之醜此七條又在八十九條之外說文大例稱周官爲  
周禮其引儀禮禮記禮緯則單謂之禮敘篇又稱儀禮爲禮記  
以儀禮篇末往往有記也不佞治說文亦可謂盡心百矣君據

信篇首妄改之四條以末殺五百四十部堅執者誰乎孫氏曰  
說文引周禮既問命矣敘篇稱儀禮爲禮記何以明之對曰芾  
篆下鉞毛牛麇羊芾豕薇乃儀禮公會大夫記也宋本及韻會  
七廢作禮記足以明之孫氏曰請問敘篇尉律學僅十七以上  
始試諷籀書九千字是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卽史籀大篆  
九千字吾子堅執不從何也對曰敘篇籀字羨文漢藝文志言  
能諷書九千字封氏問見記五經文字敘同竝無籀字諷書蓋  
諷尉律等書也書非一種九千字蓋復字太平古者字少假借  
用之不勝用也漢間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  
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其書李斯趙高胡毋敬三人  
作書師未辨劃一故多復字并復字計之凡三千三百字其文

字多取史籀而篆體用秦篆漢藝文志言之明白史籀繁重秦篆簡易其體異其實同史籀正字疑盡在倉頡一篇中漢志言急就篇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元尚久亡今所見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凡二千十六字玉海多末二章亦僅二千一百四十二字魯使籀書有九千字倉頡卽無增加不應短減史游著書豈其刪棄篆籀九分之七撮取其二以成急就必不然矣非特此也漢志言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順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一章無復字六藝羣書略備矣按順續倉頡續揚雄知訓纂在昔太甲亦皆斷六十字爲章八十九章爲五千三百四十字一百二

章爲六千一百二十字如果籀書有九千字子雲孟堅胡不就史籀十五篇悉正其讀以順續倉頡乎縱使古字難識又轉寫滋訛亦不過什一柰何廢三四千字乎卽曰建武時亡六篇孟堅僅見九篇當西漢末全籀尙存胡能爲子雲解乎實則倉頡除復字爲急就所漏落者無多卽急就知倉頡卽倉頡知籀書籀書必無九千字敘篇諷籀書當從漢志刪籀字無疑孫氏絕然曰余固知吾子之堅執也明日又問曰倉頡造字先有文而後有字象形指事爲文會意諧聲爲字轉注假借文字兼之諧聲卽象聲亦曰形聲居說文十之七八有形兼事又兼聲有省聲轉聲社從土聲杏從可省聲之屬皆轉聲也吾子爲說文校議三千四百四十條又爲說文聲類一書引證最備而獨于文

字區別聲轉多方無所發明何也對曰不然依類象形謂之文  
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象物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故惟象形爲  
文其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皆字也指事上下是也上從一  
、其上下從一、其下從一爲據形、其上下爲相益其字也  
而屬之文顯與說文背違凡字必兩合或三合而成卽君所謂  
文字兼也指事會意諧聲皆然而專屬之轉注假借亦與說文  
背違社祭土小徐從土聲卽君所謂形兼事又兼聲也舉世讀  
社近土惟毘陵人讀若柴上聲君爲鄉音所誤耳不必轉也杏  
從可省聲可非聲轉亦不近亡友張舉問疑從向省聲可卽向  
之爛文不佞荅張云六書大例省不省止是一字吾子武進人  
說文進從簡省聲汗簡有通或當有不省之通許氏不謾言也

杏從向省得之矣或當有不省之奇惜未見之鄙著聲類上篇歌類第四云可疑是向之燻文仍張說也君好古而不治古音無以知之至于校議專正大徐之誤象形指事不誤何俟發明孫氏巍然曰余固知吾子之堅執也有間復問曰鄭君注禮云聲相近又云聲之轉相近有喻限轉則方音改變卽如吾子姓嚴陝甘人呼嚴爲陽有何喻限而疑杏從可省之轉聲此疑非所疑也對曰不佞亦不敢謂可之轉聲必不近杏惟嫌孤出至嚴陽爲轉聲則明證多矣說文彭從彡聲諫俗作諫蓋取忘聲香從黍從甘六書故引徐錯云甘非聲知小徐原本香從甘聲皆可比類其呼嚴爲陽者詩殷武監嚴濫邊韵楚詞天問亡嚴響長韵漢避孝明諱而莊改爲嚴是皆明證君未治古音不能



知也孫氏默然久之語余曰吾子言然余昔以社從土爲轉聲及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卽史籀大篆九千字此說不確近爲仿宋本說文序仍用此說散布四方無從追改凡脫棄徑付梓者後必悔之願與吾子交相警也

對陳氏沈氏問

陳氏問曰攷工記畫績之事後素功何謂也對曰卽論語逸詩素以爲絢孔子所謂繪事後素者也鄭注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陳氏未達又問曰若然集注云何對曰集注利祿所需夫何間然如其說當引禮器白受采有沈氏者間所問對求得何晏集解讀之而喜又讀攷工記而疑也問曰鄭注攷工

記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汗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績事後素敢問鄭于論語外特先補一義何也對曰論語注凡畫繪先布衆色後以素分其間以成文是孔子意也攷工記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白即素則其間不待分而成文矣兩采並布何以後素爲其易漬汗是鄭下己意亦即孔子意也記注與論語注互相發明義更周密又問曰畫績之工但掌畫績耳鄭何必云不言繡繡以絲也對曰鄭因上文有五采備謂之繡特消釋之

對王氏問

王氏問曰雅雨堂刊尚書大傳其序稱得之吳中藏書家盧抱經以爲出於掇拾信乎對曰惠松崖輯錄也其底本尙在吳中

又問曰論語子引詩以美子路云何用不臧又云是道也何足以臧前後牴牾何也對曰俗說自牴牾耳是道也承上兩節何足以臧承終身誦之子意謂是也道固如是也而以爲足何足乎蓋美子路復勉以進境也

又問曰論語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恐是用希近說人亦不甚怨之皇侃義疏已不怨錄之已卽夷齊怨屬己不屬人殊勝近說君據求仁得仁又何怨謂怨之希不希定屬夷齊則更勝皇侃矣前問大教治經當就本經字義先爲釋例敢問此條可爲論語怨字例乎余不置可否頃之對曰可也起例從衆不從寡論語怨字始見者放於利而行多怨孔安國注取怨之道也蓋謂取人怨實則多怨當屬己取怨亦得屬己放於利而行所欲不

遂必怨天尤人矣徒自苦耳誰實使然自取之也是多怨取怨皆屬己也未篇勞而不怨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據上下文不費不貪不驕不猛屬己知不怨亦屬己子張問從政爲家臣耳從事焉耳于兵刑錢穀擇其能任勞者而任勞焉自無竭蹶矣誰彊己以所未能何怨之有北山之詩勞而怨者也勞而得養父母不怨也皇侃義疏使民勞苦而民無怨講師相承至今謂勞而不怨者勞民而民不怨若然事父母幾諫勞而不怨孟子父母慈之勞而不怨可得云勞父母而父母不怨乎必不達矣就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己視邦家大臣謂之人邦家大臣自謂則己也是怨無怨屬邦家大臣之己也此外匿怨怨乎又何怨克伐怨欲無怨言貧而無怨以德報

怨以直報怨不怨天可以怨諸怨字皆屬己不屬人起例可也  
設有未安亦得兩從不堅執也吾子譔論語後案尚未告成益  
據我言而推廣之就論語字義仁義禮智信忠孝道德人品名  
字褒貶書法典禮治亂物類雜字以及方言語助詞之屬臚列  
條件別類分門先爲釋例得古人所未得必多矣王氏曰善哉  
請言其略對曰人品如聖賢善人君子小人之類書法如富於  
周公雜字繁百怨其一也方言語助詞如也已何有斯可矣乎  
哉之類

又問曰宋均范書有傳君輯全後漢文作宗均何也對曰本傳  
寫刻誤南蠻傳作宗均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宗俱爲司空黨  
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注引謝承書宗資祖父均自有傳黨錮

傳有宗慈元和姓纂稱周官宗伯之後以官爲氏臚列宗均及均族曾孫俱均之孫慈又豆盧誥撰宗義仲碑作晉伯宗之後以王父字爲氏義仲遠祖均東漢爲九江太守宗伯伯宗互異其爲宗氏則同別有宋均注緯校范書者誤據之改宗爲宋實則宗均在東漢初宋均魏博士相距二百年

伏生大傳服章攷

虞書五服五章伏生大傳言之甚詳所謂今文說也伏生故秦博士親見焚書以前四代典章語有依據是以漢儒承用三百餘年罔或違異

前漢孝武時孔安國爲古文說卽史記及說文所據用者也古文終風漢世不立學官自

晉到今學者習聞鄭氏虞十二章之說而天傳竟奪矣余淺學

誠不敢違鄭竊意伏生亦漢學正宗也故爲大傳服章攷

漢末鄭氏

定日月至黼黻爲虞十二章晉司馬彪作續漢輿服志據用大之相沿至今乾隆中嘉定王氏作尙書後案始詆大傳六謬

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皞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

皞火山龍子男宗彝皞火山龍大夫皞火山龍士山龍山龍青

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皞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

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鄭氏說士不在五服之列云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

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  
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如大傳說則山龍自天子

達乎士而華蟲唯天子服之實事求是具有明徵大戴禮五帝  
德帝馨帝堯黃黼黻衣黃即華蟲是華蟲惟天子服之也其諸

古制書闕有間不能不以周制逆推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袞

即山龍節服氏下士而服山龍是山龍自天子達乎士也云山

龍青者東方春位木行木色青青龍東宮宿故繡龍章以青凡

五色配合皆然也下黃黑白赤不悉云此于五服爲周之玄冕周禮司服

王祭羣小祀則玄冕即大傳之士山龍一章而天子亦服之也

五服皆至于黼大傳粉米黼黻不入章數故云一章鄭祭有  
注司服玄冕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與大傳義異

大小故服有等差而天子至士位五等即以是爲差士位卑而

與祭必服袞禮器士玄衣纁裳玄衣蒙上以文爲貴亦蒙上龍



袞謂玄袞也詩采芣韓奕有玄袞云華蟲黃者爾雅釋言華皇也釋鳥皇黃鳥皇黃聲近義近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是也此于五服爲周之袞冕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袞謂山龍鷩謂華蟲華蟲繡爲鷩雉爾雅釋鳥鷩雉郭注背毛黃卽大傳之天子服華蟲作繪宗彝璫火山龍五章也云作繪黑者說文繪沃黑色繪女黑色繪從會得有黑義據璫火繡爲火知作繪繡爲水考工記畫繪之事水以龍水色黑也此于五服爲周之玄端端讀如字鄭破讀爲冕則與周禮司服之玄冕相抵論語端章甫鄭注不破讀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聽朔諸侯玄端以祭卽大傳之諸侯服作繪宗彝璫火山龍四章而天子亦服之也大傳五章皆繡故作繪入章數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作文繡服色說文引書山龍華蟲作繪云會五采繡也是古文亦皆繡但不爲黑耳鄭以作繪與繡繡對言不入章數云凡畫者爲繪

刺者為繡衣用繪裳用繡與今古文並異其先注周禮司服以緝繡之緝當希冕而衣亦繡注儀禮觀禮云孤緝而緝入五服則注禮注書其說屢異云宗彝白者宗尊也周禮司尊彝有虎彝白虎西

宮宿以繡宗彝以白此于五服為周之纓冕王祀四望山川則

纓冕即大傳之子男服宗彝璪火山龍三章而天子亦服之也

說文內部引歐陽喬說高猛獸李善注西都賦引歐陽尚書說

鷩猛獸鷩俗离字离亦虎類大傳歐陽謀定也歐陽喬釋文錄作云璪火赤者謂繡為火而色赤璪與繅同儀禮聘禮觀禮

藉五采三采二采鄭注三采朱此于五服為周之希冕王祭社

稷五祀則希冕即大傳之大夫服璪火山龍二章而天子亦服

之也左氏桓二年傳火龍繡黻即希冕服也謂璪火山龍以至

黻黻大傳次第與左傳合而粉米黼黻不入章數故云二

章說文引書璪火粉米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藻色青非火行禮記玉藻釋文本又作璪鄭注雜采曰藻亦不取古文水藻之說大傳五章不及日月星辰者三辰為旗章非衣章假使旗章即

衣章則赤當繡朱鳥黑當繡玄武與左青龍右白虎相配而大傳不然者考工記火以圓圓非朱鳥是旗章非即衣章知古而然也況經文但云五章詎得溢于五章之數故古文說馬融說

鄭說皆不如大傳之與經文合也

史記夏本紀約經文云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疑兼玄與

旗言之論衡語增篇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量知篇云繡之未刺恒絲庸帛加五采之巧施針縠之飾文章炫擢黼載華蟲山龍日月亦疑兼衣與旗言之晚出孔傳非但兼衣與旗又兼宗彝際器書正義謂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是馬融說與古文說又異也鄭氏以三辰爲舜時衣章雖屬意定亦有所本御覽七十六引春秋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日在上月在下黃色正方居日間名曰五光是日月爲衣章素漢以前已有此說然溢于五章之數與經文未合又

不及粉米者論語繪事後素鄭注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

分其間以成其文是即粉米之謂也

後世此制不行唯神廟埽像者先畫山龍爲袞而後

以粉鈎勒之此誠不可五色以粉米成其文而無專繡粉米之

以證經然亦沿古制也

服故粉米不入章數

偏求古說唯孝經釋文及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人法服類引鄭注有服粉米一語蓋

言土服粉米也實則土服玄衣即玄袞袞之山龍必粉米非專繡粉米也專繡粉米則爲近今之紗縠俗謂之空金縠唐宋間

尙無

此服又不及黼黻者五服皆至于黼黻而無專繡黼黻之服故

黼黻不入章數

經典專言黼黻者禮器諸侯黼大夫黻大戴禮五帝德黃帝黼黻衣蓋言諸侯自作繪至于黼

大夫自璪火至于

黻黃帝亦猶是也大凡漢學各有根源非猶後世說經憑虛穿

鑿况伏生最爲老師語皆典要自孝文時說書者奉爲鼻祖至

漢末而鄭氏別定服章不過于大傳外更廣一義耳今若拘墟

鄭說而追議大傳短長必非鄭意鄭以大傳四十一篇詮次爲

八十三篇謹爲之注復爲之敘其尊奉伏生視詩之毛公有過

之無不及余故爲大傳服章攷謂伏生漢學正宗亦鄭意也

孝經鄭注攷

南齊陸澄疑孝經非鄭注與王儉書云觀其用詞不與注書相類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陸澄善讀書者語非無因然猶未攷鄭所注書其時有先後執後定之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爲不相類宜也陸疑爲不相類者非謂朝聘巡狩郊祀明堂喪服并非五刑也何以知之宋齊注本五刑未必如釋文所據本之凌亂卽未必不相類也不相類者蓋法服百法服何以不相類鄭先事第五元又事張恭祖又事馬融從質諸疑義蓋法服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知者今之孔傳所言五服五章實卽馬融書注正義謂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足以明之馬融兼衣與旗爲四章加祭器而五章三辰在旗亦在衣宗彛在祭器不在衣故數三辰不數宗彛馬融又逆數黼黻粉米藻火大

夫不得服黼黻士不得服粉米今攷孝經注天子諸侯服用馬融說不數宗彝亦用馬融說大夫士服鄭意以馬融說未安故順經爲次鄭意又以天子至士服皆至于黼黻今注黼黻上有闕文此用馬融說兼下己意也注孝經在先是初定之說異曰注禮注書是後定之說陸澄執後定之說以校初定之說其疑爲不相類宜也竊見鄭學積漸而成由淺而漸深由疏而漸密注三禮成而學乃大成三禮唯禮記至曠故鄭注禮記用力尤勤參互推求以定畫一小有不類便出之爲虞夏爲夏殷爲魯爲晉霸制與周制區分爲五故無不類然而初定之說猶橫積於胸中改之不盡也卽如禮器有放而文有放而不致汎言耳于虞制何涉縱欲以服章況譬在周言周可矣而注云謂若玉

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諸侯自山龍以下此卽初定之說孝  
經注所謂百王同之不改易者也其餘逐漸更移如注王制云  
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虞謂虞書夏者文便故注下文  
有虞氏皇而祭云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間又注郊特  
牲王被袞以象天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袞用天之  
卽是象天不必日月星辰魯未王不必如公羊黜周王魯鄭云  
然者欲自實其三辰在衣之說又避周制郊天大裘而冕也鄭  
以意彌縫其間大概如斯復因明堂位有殷火周龍章周禮司  
常有日月爲常左氏桓二年傳有火龍黼黻故注周禮司服云  
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  
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說逾按密故注儀禮觀

禮云天子有降龍有升龍又云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  
孤絺啣大夫玄於是乎侯伯不服龍袞士不廁五服之班矣復  
因周禮節服氏袞冕六人爲士服龍袞顯證故特以從王服一  
語消釋之尋檢禮文稀少觸礙異日遂以之注虞書云此十二  
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  
自宗彝而下卿大夫自藻火而下王肅作聖證論以維之而鄭  
學之徒堅持不紉皆後定之說也嚮使注孝經在注禮注書後  
必不仍用初定之說何者孔子爲曾子語孝道舜大孝武王周  
公亦達孝在周言周當服周之法服不必服舜之法服而注孝  
經不然者彼時去事馬融未久故承用其說兼下己意也然而  
鄭不追改何也鄭注禮以意彌縫其間而飲然者亦復不少卽



如節服氏袞冕爲從王服何以侯伯子男大夫不得從王服何以士從王服不得廟五服之班欲消釋之仍難消釋若斯之類內不自安故孝經注雖不類義得兩通不復追改學然後知不足後說未必皆是前說未必皆非鄭意如此固非陸澄之所能攷也陸澄又謂玄自序亦無孝經嚴可均曰孝經爲鄭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自序全篇亡孝經正義引其略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表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據知注易在臨卒之年自序注易時作稍牽晚年所注書詩論語前乎此者概不登載未可據爲孝經非鄭注之證也唐會要七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載鄭自序逃難下有注禮二字無至字餘與正義引同余攷鄭氏著書三十餘年

論天文七政注乾象歷緯候蓋最先何以知之鄭初事第五元  
通三統歷九章算術又戒子益恩書言游學時覩祕書緯術之  
奧故知最先孝經逃難時注以黨事逮捕故逃難孝經序言僕  
遊難南城山樓遲巖石之下而注孝經是也

樂史以黃巾寇尋  
清郡當之非

間禁錮之令歸而杜門注禮檀弓正義引鄭志荅張逸問禮注  
曰書說書說何書也荅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  
祕書故諸所牽圖緯皆謂之說是注禮在禁錮時也其魯禮禘  
禘義三禮目錄注尚書大傳荅臨頌周禮難駁五經異義皆注  
禮時作注春秋左氏傳未成亦在禁錮時知者本傳列箴膏肓  
發墨守起癢疾在黨禁解之前六藝論亦禁錮時作知者論孝  
經云玄又爲之注論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而春秋注卒未成

故公羊序疏以爲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也若然自序  
無者甚多豈得易書詩禮論語外皆疑依託余故曰孝經爲鄭  
注不必問自序有無也

太初元年甲寅丙子說

甲子紀年馬班互異史記歷書今上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  
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此  
以太初元年爲甲寅也漢書律厯志元封七年議造漢厯直曰  
前厯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  
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  
子巳得上元本星度志又言太初元年歲在困頓此以太初元  
年爲丙子也歷法以冬至起算故爲甲寅爲丙子以立春言則  
甲寅卽乙卯丙子卽丁丑計甲寅丙子差二十二年注釋家莫  
能通其說唐一行大衍歷議引洪範傳曰歷記起於顛項上元  
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

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余以爲一行蓋未曉太初術者孝武詔卽難推算甲寅不容有誤以語姚氏文田姚氏主一行說以爲從丙子上推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得上元本星度以甲寅起元非以甲寅爲太初元年年名余謂不然十九年爲一章章不無盈餘積二百四十三章而章差未可以推太初術也孝武於甲寅年下詔稱年名焉逢攝提格何得云非年名當太初造歷時鄧平落下閎等亦精推算何至非甲寅而稱甲寅況歷書有褚少孫歷術甲子篇起太初元年甲寅迄孝成建始四年己巳凡七十六年彼在建始時稱建始年名不容有誤猶

今嘉慶四年歲在己未無端而改稱丁酉豈不失心病狂哉司馬貞索隱言此甲寅之年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歷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小司馬雖未曉太初術其言不誤蓋太初自爲甲寅三統自爲丙子漢志依三統追改甲寅爲丙子而不明言追改猶史漢追改太初已前建亥之春正月爲冬十月不明言追改也

按太初元年起冬十月迄十二月凡十五月史漢無

其事以實之亦不明言

然而甲寅與丙子得成兩是余未能遽通其說著

疑句曰葉氏紹本從姑蘇入都語余曰錢氏大昕嘗推得之古者以太陰紀年淮南子太歲常在太陰後二次余始恍然知甲寅丙子之異而同也太陰從寅起太歲從子起左行於地歲星從丑起右行於天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在丑太陰在卯

則太歲在丑歲星在子太陰在辰則太歲在寅歲星在亥其餘  
如法推算乃作太陰太歲表攷古者可一覽而明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攝提格	單開	執徐	大荒落	敦牂	協洽	涓灘	作噩	閼茂	大開	困頓	赤奮若
太陰起	太陰二	太陰三	太陰四	太陰五	太陰六	太陰七	太陰八	太陰九	太陰十	太陰十	太陰十
一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一年	二年
太歲三	太歲四	太歲五	太歲六	太歲七	太歲八	太歲九	太歲十	太歲十	太歲十	太歲起	太歲二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年
歲星十	歲星十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	歲星起
二年	一年	七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三年	一年

右表如法推算得甲寅丙子之異而同千八百餘年始發此覆

惜一行等不得聞之錢氏之說曰太陰卽歲陰古人用以紀歲與歲星相應之太歲迥乎有別鄭氏謂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謂如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在子則太歲在丑在亥則太歲在寅在戌則太歲在卯推之十二辰皆然也而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夫歲星居丑太歲必在子矣而稱攝提格豈非以歲陰紀年之證乎漢志載太初改元詔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又別有太歲也然自太初以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及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亦無推太陰術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相承已久然不可謂古無分別也淮南紀歲星出月在漢書前兩月是淮南亦以太陰



紀歲與史記同太陰在寅則太歲在子歲星舍斗牽牛與史記似異而實非異也若知歲陰太歲之有辨則相說以解矣余因錢氏說復得數證離駮掘提值楚何王何年難可推算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涪灘申也呂不韋傳秦王年少云云乃使其客人人著所問然後云始皇帝益壯然後云七年九年知不韋著書在始皇初即位時入蓋災之誤始皇四年歲在戊午太陰在申則太歲在午此一證也服鳥賦單闕之歲單闕卯也賈誼傳文帝初立召以爲博士又云以誼爲長沙王太傅又云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按誼以孝文二年適長沙居三年爲孝文四年歲在乙丑太陰在卯則太歲在丑此又一證也

按異姓諸侯王表孝文二年長沙靖王產嗣誼適長沙當在是年李善注服鳥賦曰文帝之世王長沙者

惟吳芮之子孫耳史不載其諡  
號難得而詳李益未檢史表也

黃帝占六國時依託而有太陰

乘寅乘卯乘辰等占而又別有太歲占說在開元占經一百十  
一知黃帝調歷本以太陰紀年此亦一證也夫太陰太歲皆與  
歲星相應有名無形非可目驗可目驗者歲星亦無甲寅丙子  
之題勒款識任歷算家之稱謂焉耳是故以太陰紀年爲甲寅  
以太歲紀年爲丙子丙子以冬至起算丁丑以立春起算歷本  
同條共貫自從翼奉以太陰當太歲劉歆因之廢太陰而甲寅  
遂爲丙子復不以冬至起算以立春起算而丙子遂爲丁丑以  
迄于今沿用丁丑亦頗簡捷嚮使三統明著沿革之由則甲寅  
丙子之異而同人人共喻矣所以不明著者歆阿莽意也莽移  
漢祚于寡婦孤兒手事多闇昧歷用三統仍假太初爲名十餘

年漢兵誅莽又六十三年是爲元和二年始改用四分前此皆用太初實皆三統孟堅撰志以三統當太初于是東漢議歷者承用班說皆言漢初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孝武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晉司馬彪續漢志亦言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與一行所言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者如出一口大率移後蒙前顯與孝武詔甲子篇違背而太陰竟長夜矣余故通其說俾後之讀史漢者知甲寅乙卯丙子丁丑之異而同焉姚氏難曰如吾子說從甲寅上推下推仍不值甲寅對曰續漢志注補引樂叶圖徵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注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又引韓子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厄故聖

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四分元法亦四千五百六十大初將母  
同同則上推下推皆值甲寅三統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  
十七加災歲於經歲外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于是上  
推下推皆不值甲寅孟堅不曉歷算徑以三統追改太初故有  
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語後人誤據漢志從兩  
子如數推之遂不值甲寅實則太初元法未必如孟堅所云也  
于是姚氏語塞無以復難也

案史記天官書云攝提格歲歲陰  
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于單閼歲  
歲陰在卯星居于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太荒駱歲歲陰在  
巳星居戌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  
涖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闔茂歲歲  
陰在戌星居巳大淵默歲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歲陰在子  
星居卯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全謝山經史問皆卷五引  
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而釋之曰歲陰者太歲也語甚誤倘  
釋翼奉以後之太陰則可耳又案史記貨殖白圭傳有太陰在  
卯至午至酉至子等占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後當爲

前轉寫  
誤也

鐵橋漫稿四

文類一

四錄堂類集

稿の凡廿七葉共しるしをりてそのま